



還珠樓主

金夫

自由子

上海滙文書店印行

3



第 三 集  
鐵 笛 子 目 次

---

一 養酒正談心 霽雨連朝來異士……………一

二 三凶兩怪……………二

三 數千年來的大害……………四三

四 桂子飄香秋山如畫山民報警客館驚心……………六六

# 鐵笛子

第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## 一 煮酒正談心霖雨連朝來異士

前文旺子，由張家石牢逃出，剛回屋內，先是玉泉崖所遇飛賊大盜，三眼花狼李文

玉尋來，正受威逼，詢問王老漢來歷，師父鐵笛子，忽在門外應聲，李賊深知利害，破

窗逃出，師徒二人，未及追趕，同黨大盜蘇五，忽然趕到，始而解勸，情願賠還所毀窗

戶，借着換銀，暗放冷箭，抽空逃去，二人回屋，談不幾句，大俠姜飛萬芳夫婦，忽同

尋來，正談得起勁，另一著名凶人，獨身大盜黑老，忽又闖進，雙方正門口間，黑老忽

然發現八年前舊仇，姜飛夫婦，也在屋內，大驚逃去，旺子因憤來人凶狂，由後面打了

他一鏢，竟將敵人一件極珍貴的魚皮斗篷，打穿一洞，由此結下深仇，衆人談說完了前

事，鐵笛子因旺子，一夜未睡，又因姜氏夫婦已來，變更初計，提議各人改換面容，率

性裝着外來酒客，去往隔壁老漢酒舖對飲，王萬山首先應諾，將方才送來的酒食送還，

跟着，鐵笛子取出易容丸，連姜萬二人，一同化裝，旺子這才看出師父面上，帶有極薄

一層面具，敷藥之後，越發判若兩人，對面都不相識，姜氏夫婦，還是少年心情，姜飛

化成一個滿臉縐紋，頭髮花白的老年人，貌相清癯，還不十分難看，萬芳却變得又醜又怪，非但臉上，黑一塊，紫一塊，還加上大片白癩瘋，和好些癩癧，人也老了一倍不止，休說放在外人眼裏，便自己如非眼見，也不相識，旺子年幼好奇，心想試他一試，不敢出口，鐵笛子看出他的心意，笑說：你雖與黑老結仇，此時他和蘇李三賊，已與張氏父子，勾結一起，你年太小，照你資質，不久即可學成，必要在外走動，黑老重陽一會，如不伏誅，自是你未來一個大害，他們多壞，到底成名多年，先又約定，決不致於和你一個小娃尋仇，我們三人，如其均遭毒手，照你那樣剛烈性情，便沒有方才一鏢之仇，三賊也決放你不過，日內却可放心，用他不着，到了應用之時，我這些隨身法寶，都要傳授與你，忙他作什，好好睡覺，補足精神，有你二位師叔來此，你早晚都有人一路，已不會孤身一人，寂寞難耐了，旺子連聲應諾，三人已各將衣服換好，全都裝成藥夫子打扮，估敵入，決不相識，便令旺子，把門關好，同往對面王家酒舖走去，過時留意，雨勢雖小了許多，因山外有集，山口內共祇數十戶人家，是趕集的，已全走光，尚未回來，當雖有一條小徑，通往兩處山鎮，平日都是一些步行，抄近路的單身行販，和附近土人，往來走動，大雨之後，山路被雨水衝塌，隔斷了好幾處，因此靜悄悄的，看去甚是冷落。王老漢開這酒店，一半爲了隱身，看利最薄，平日還要周濟窮苦，

生意做不做，并不相干。往日遇到這樣大雨，便不怎麼客，也不備什酒菜，當日爲了昨夜今朝，發生事故，連來異人，又是多年相識的有名人物，爲防賊黨，耳目靈警，張家、勢力太大，恐露破綻，日後無法安居之不便公然過去，心中却是渴望一見，又因酒舖建在山口裏面，正當往來要道，賊黨如來，乃是必由之路，一望而知，恰好就便窺探，非但沒有停火，反比往日，還要做得起勁。添了許多酒菜，又殺了兩隻鷄鴨，炖上一鍋清湯，雖是山家風味，居然也做出十好幾樣，見姜萬二俠，清早起來，恐其腹飢，不等齊備，先命次子萬山夫婦，把酒菜蒸饌送去，正在招呼，準備一切停當，請新來三俠，吃上一頓洗塵。再將萬山喊回，代爲照應，自己親身趕往隔壁陪客，就便敘闊，忽見一個小黑人，大模大樣，繞着酒舖廬棚外簷，去往旺子門外窺探，雖因歸隱年久，雙方一南一北，沒有見過，不知那是昔年大名鼎鼎的飛賊大盜黑老，行家眼裏，看出來賊，本領甚高，單那草上飛的輕功，已是少見，尤其所穿連在兩膀和肩背上面的黑皮披風，形製奇特，這時滿地積水，黑老由山口外，突然竄出，一躍好幾丈，落向對面土坡無水之處，再往自己這面，側身飛來，又是一身通體純黑的奇怪裝束，看去活像一隻大鳥。落到身前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目射凶光，冷笑一聲，便繞着廬棚底下，走往隔壁門外張望，神態甚是驕狂，目中無人，知遇勁敵，又驚又怒。料知自己踪跡，對方必已看破

幾分，否則，不會這等神氣，本就憤恨，再一回憶天明前淫賊李文玉所發狂言，爲了洗手多年，不願多事，連受狗賊譏笑，自己也是成名多年的前輩人物，竟被對方，看得分文不值，新來小黑賊，又是這等光景，不禁怒從心起，激發昔年剛烈之氣，剛剛起立，一面朝門內斜坐向外的姜飛打手式，一面把昨夜準備賊黨當真耍欺人太甚，便與反臉，多年未用的獨門鏢弩，由懷中取出，正待發話動手，忽見姜飛，把手一擺，說了兩句話，人便走開，因旺子屋中，光景太暗，那賊初來，又有樹枝擋住，并未看清裏面，一聽呼喊，人便竄進，身法快極，老漢是老行家，定睛一看，見來賊起步之處，是片斜坡，泥土鬆軟，由相隔兩丈之處，朝對面門裏縱進，中間還有兩處樹枝，伸向頭上，最低的一處，枝葉又密又寬，人須俯身而過，那賊縱起時，直似飛燕穿簾，由樹下平穿過去，中間并還凌空轉折，將斜對屋門的樹幹避開，連樹葉也未碰着一片，立處泥裏，也無一點脚印，才知來人，武功之高，迥異尋常，無怪姜飛，不令動手，心正驚奇氣憤，自覺英雄遲暮，已無能爲，平白受人欺負，祇好忍受，兩個兒子，雖然也非庸手，休說對面屋中三位劍俠異人，萬比不過，便這形同鬼怪的黑衣服，也非人家對手，幸而早就知機，洗手多年，改作本分行業，如不急流勇退，照這樣的敵人，遇上一個，非身敗名裂不可，豈不冤枉，心正尋思，忽聽對屋，笑罵之聲，黑衣小人，已飛身縱出，還未落

地，先被鐵笛子，打了一劈空掌，旺子冒失動手，又打中了他一鏢，將那皮衣打破，也許多人還受了點傷，看出對方，并非軟弱，乃是事情湊巧，否則，似此好武功的人，決不致連這一鏢，都避不開，鐵笛子的劈空掌，何等利害，敵人祇在落地以前，微微哼了一聲，并未跌倒，連身法都未亂，本領之高，可想而知，鏢乃自己所贈，如被敵人拾去，平日還好，這時蘇李二賊，業已生疑，再見此鏢，必更尋根究底，豈不討厭，心念才動，鐵笛子已跟踪縱出，將鏢拾去，女俠萬芳，也由對屋相繼縱到，因這兩人，來勢疾如風雨，黑衣賊祇管本領高強，仍被鬧了一個手忙腳亂，似知不敵，交待了幾句過場，便連縱帶跳，飛身冒雨而去，退時比方才身法更快，跟着萬山，捧了方才送去的酒食回轉，全都未用，一問經過，才知那是昔年獨霸武夷山，威震福廣的飛賊大盜黑老，記得那賊，出名才兩三年，自己便即退隱本地，後來常聽朋友談起，此賊乃大馬猴所生，曾拜異派高人爲師，猛惡已極，從無敵手，近七八年，不知何故，忽然失蹤，他還有兩個心腹同黨，與之同出同入，也均不知去向，所居一所花園，也被人燒掉，這三惡賊，自恃本領，向來手下沒有徒黨，所居園林，因山傍水而建，形勝天然，富麗絕倫，地方却不甚大，所用的人，都是三賊頻年擄來的美貌婦女，連應門澆花的，都無一個男子，全園共有八十多名婦女，都在當日，不知去向，先疑三賊，作惡多端，爲正派中能

手所殺，直到前年，鐵笛子來訪，無心中談起，方知三賊，已死其二。剩他一人，逃往海南五指山，所有姬妾，和一些難婦難女，均被姜萬二人，分別遣送回家，賊巢花園，用火燒去，雙方本來定有至多三四年，必要再見。二分勝負之約，不料黑賊，一去不來，新近風聞，又在兩廣一帶出現。照樣橫行爲惡。此賊天性狂傲，因前仇未報，自覺不好意思，真名已隱，形踪甚是詭祕。大約姜萬二人，已知此事，早晚必要除此一害，隨說起此賊的本領，如何利害，形貌也極醜怪等語，以爲天南地北，素昧平生，自己業已洗手，不會相遇，聽完也就放開。此賊昔年雖有飛天夜叉之名，他那皮衣，輕易不着，沒想到會在此相遇，差一點沒有冒失出手，爲他所傷，驚奇了一陣，因聽對面三俠，還要化裝，來此小飲，忙和萬山夫婦，擺好杯筷，和幾樣酒菜，一面添製熱炒，剛剛停當，三人已由對面，貼着樹林，縱將過來，王氏父子，早就留心，自從黑者去後，從未有人走過，雖有幾家鄰人，不是相隔較遠，便在家中避雨，閉門不出，又都忙煮午飯的時候，過來時沒有一人看見，三人這等服裝形貌，除非賊黨眼見人由對屋走過，決想不到這便是前後所遇三個強敵，老漢雖是見多識廣，又和三俠，多年相識，知其善於易容，不是親見對面走來，換一地方，對面相遇，也認不出，乘着無人之際，老漢先向三俠敘闊，又命子媳等人，分別禮見，照鐵笛子所說，由三俠并坐一桌，老漢父子，裝



着天雨客少，自家小飲，坐在旁邊桌上，一面留神窺探，有無外人來此走動，一面和三俠說笑談心，中間提起二子，本領太差，欲請三俠指點，姜發笑說，我們萍蹤無定，這位大師兄，人更古怪，不論私交多深，不是經他看中的人，想他傳授師門心法，決辦不到，即便迫於情面，也祇敷衍一時，或是出上一點難題，對方辦不到，他也乘機下台，前日路上，聽人說我沈大哥，在閩中訪友，相隔此間頗近，這裏的事，必能得勝，他比誰都好說話，并說我們，取材不可太嚴，真正天才傑出之士，并非沒有，到底極少，除非大愚和瘋人，每一個人，都有他的智慧能力，祇肯用心下苦，有志向上，便應成全等語。我料他日內必來，到時命二賢姪，率性跟他學上兩年，豈不比我們零零碎碎的教法，好得多麼，王氏父子，還未及答，萬芳笑道，你近日那裏學來的這樣滑頭滑腦，人家金老大哥，因覺昔年仇家，還未死絕，改名易姓，隱居在此，已有多多年，剛來幾個賊黨，對他便生疑心，想起可慮，打算命二賢姪夫婦，再學一點本領，我們當長輩的，應該盡心指教，才是道理，你自己終年東遊西蕩，至今未收一個徒弟，本身偷懶，山居時少，不願帶人在身旁，也還罷了，我們鐵老大哥，對於師門嫡傳武功，衣鉢傳人，取才雖嚴，自他奉命下山，此數十年中，到處幫人，量材便器，你說才智之士，便是尋常農人，或是小工小匠，仗着他，自己的博學多能，和那江海一般的器量，佛菩薩一樣的心

腸，用盡方法，救濟貧苦，向來不拘一格，對方祇有一技之長，必以全力扶持，使其安居樂業之餘，再學他的樣，去扶助別人，別的不說，單是各行各業，以及領頭開荒的記名弟子，和口盟弟兄，便不知有多少。如何能以傳授武藝，取才太嚴的一件事情，便說他不肯收徒呢，他以前原說得好，祇要自家，安分克己，對人謙和，肯幫人忙，到處都是朋友，那有敵人對頭爲難，世界上不平之事太多，學了本領，除暴安良，原是好事，但是這類人才，萬千中選不出一個，資質稟賦，差了不行，一個學不到家，救不了別人，還要連累自己身家性命受害，有了好的資質稟賦，還要有極好心胸志氣，毅力恆心，連出身爲人，都有關係，他心目中的徒弟，第一是要心志堅定，并還出身窮苦，經過磨練，才算上選，因其自來受人欺壓，看慣不平之事，心中有了是非善惡之分，再經師長，詳細指教，不問本領大小，遇到事情，先不致於鑄成大錯，也最經得起考驗，不致遇到勢迫利誘，便受搖惑，第二才看對方資質如何，因爲智力稍差，可以設法補救，祇不畏勞苦，一樣能夠訓練出來，心志不定，却是大害，有衣食人家的子弟，像沈大哥那樣好的人才，并非沒有，因其出身境地，與我們所想成就的人，好些相反，平日還好，遇到事情，往往爲了本身以前處境，與之相同，因而有意無意之中，發生輕重偏激之弊，甚至原諒好惡之徒，對那貧苦的人，即便同情，往往出於勉強，或是祇顧自己處

名，不能細心體貼，做到盡善盡美地步，對苦人好，由於惻隱之心也非真能重視，所以這多年來，什麼徒弟都收，獨對本門武功，寧缺勿濫，不輕傳授，像萬山賢姪這樣，已有家學根底的人，要他收徒，便照我說，也不合格，如單傳他一技一藝的防身本領，決無推辭之理，怎會敷衍一時，像你所說那樣滑頭呢，你看大師兄，多少年未收一個本門弟子，旺子祇一未成年的牧牛孤兒，怎會這樣看重，最難得是，雙方才見一兩面，都是那麼親熱，可見同一氣類，心志相投的人如磁引針，一拍即合，分解不開，不是人力，所能勉強，也無情面在內，他并非門關太緊，有什成見，祇是因人而施，量才相授，本門上乘武功，不肯輕易傳人罷了，如其稍爲指點，休說多年老友，便是外人求他，看人家這樣恭敬禮待，他父子翁媳，又這樣好法，那有不傳之理，你當大師兄，和你一樣，隨便就吃人家白食麼，王老漢聽出萬芳，借話引話，暗中相助，方想開口，鐵笛子已先笑道，師妹，你這張嘴，說話真個巧妙，明是你夫妻，吃了人家，不好意思，想叫我一人還情，嚕噓了這一大套，表面恭維我一陣，暗中却要我對萬山賢姪夫妻，盡心指點，其實明說也是一樣，看蘇李二賊，對他父子，這樣疑心，恐還不止眼前幾個賊黨，我三人又不能常年在內，就老漢不說，遇到此事，我們也該爲他想法，好在還有不少天，才到重陽，等我少時，探敵回來，大家商計，由明日起，連旺子帶萬山，都去玉泉

崖下石洞之中，一同傳授，學我本門上層內功，雖辦不到，多學兩種防身本領和暗器，再轉傳姪媳，另外我再留點東西，我想重陽一會，三賊不死必逃，不會再來，老漢兩個仇家，我都曉得，如敢輾轉尋仇，不是事前嚇跑，也必送死，不足爲慮，沈師弟日內如來，再將他那獨門金鋼豆，傳他夫妻，更萬無一失了，老漢父子，聞言大喜，一 together 謝，萬山又要跪拜，三人攔道，我們都不喜歡這樣多禮，祇要好好爲人，便算謝我，我們所傳，雖非基本功夫，練成對敵，也有不少用處，傳授之後，照樣要守我們戒條，不能違背呢，萬山恭答，那個自然，賓主六七人，分成兩桌，暢飲說笑了一陣，天已過午，趕集的人，業已陸續走回，有的并朝老漢，探詢旺子，是何光景，并把集上傳聞所得告知，老漢父子，分別應答，暗中囑咐了幾句，各自散去，天雖沒有放晴，雨勢已住，老漢是路上走的，都是左近熟人，偶然夾上兩個繞走山徑小路的行販採藥人，也都熟臉，沒有賊黨，和張家的人在內，也就無什避忌，跟着，又來兩人，先由山口跑進，神態慌張，老漢父子，認出那是昨夜所託的兩個獵人，料有事故，恐三俠在側，對方疑慮，裝看天色，走走棚外閒眺，那兩獵人一名錢啓，一名伍少奎，都是精強力壯的少年，本往酒舖趕來，見老漢鄰桌，坐有三個人，果不敢冒失走進，呆得一呆，老漢已自迎出，開口便說，那是我遠方新來的三位親友，是自己人，想在這裏，採買一點藥材，無

須避諱，來人聞言，方始心定。伍少奎想了一想，忽然轉身，立往對面樹下，假裝採折樹枝，眼看來路山口，似防有人跟來神氣，錢啓朝三俠，看了兩眼，便隨老漢，同坐一桌，密談來意，面上也是帶有緊張之容，鐵笛子認出錢伍二人，都是老漢從小看大，世居本山，又是老漢暗中收下的記名徒弟，人尚忠實，自己也曾幫過他們的忙，因換了形貌，認不出來，說時，語聲極低，靜心一聽，才知錢啓，人最和氣，和誰都說得來，更善打獵，因與張家兩個武師相識，所打的野味，賣與張家時多，常往走動，昨夜因奉老漢探敵之命，恰巧落雨以前，打到幾隻山雞，還沒有吃，今早便借送雞爲由，各自尋人，前往探詢，到後一看，張家那些武師，大都面有不快之容，惡奴仍是那廢興高彩烈，忙進忙出。細一詢問，內一相識武師，當他不知細底，拖往無人之處，暗中告知，昨夜蘇李二賊，大鬧張家經過，并說天明後，又來了一個不知姓名，身穿黑衣的賊黨，本領更高，剛到和老賊蘇五，談不幾句，便匆匆外出，神態甚是驕狂，誰也不放在他眼裏。回時滿面怒容，所着魚皮披肩，也被暗器，打穿一洞。蘇李二賊，業已睡熟，被他喊起。背人密談了一陣，先不知說些什麼，後才聽出。這三個飛賊大盜，還有對頭，本領比他更高，雙方約定。重陽節一分高下，因恐敵人利害，祇老賊蘇五，留在張家，他和李文玉，飯後先去天水，把那夥刀客說好，便去約人，走時，似說要往閩中襄城等

地，尋一凶僧相助等語，隨又談起，旺子半夜逃走之事，聽對方口氣，爲了事情湊巧，蘇李二賊，又有不令再尋旺子之言，因此張家上下人等，全都疑心旺子，乃蘇李二賊逃走，業已不敢追究，那武師因三賊太狂，有兩個交情較深的同伴，又被李賊，每人削去一耳，後雖發還，敷了特製傷藥，時候已久，便是醫好，也成殘疾，不能復原，這類事丟人太大，以後不論走到何處，都成話柄，三賊那樣利害，打是決打不過，報仇無力，再見主人無恥，吃了人家大虧，把自家所用武師惡奴，傷了好些，并命寵姬愛妾，出來陪酒，供賊調戲，結果和賊打成一片，奉若上賓，不爲身邊的人，設法報仇，反說大家，是飯桶廢物，除幾個臉厚心黑，爲想保全飯碗，認賊作父，想盡方法，巴結討好，做了二賊徒弟而外，稍爲有點骨氣的，不問受傷與否，全都心中悲憤，不是來賊太凶，恐遭殺身之禍，當時已自告退，便那迫於衣食，暫時無可投奔的，也都恨在心裏，準備稍想法想，便即走去，目前除一向爲虎作倀，專以做人鷹犬，欺壓善良士人爲業的惡奴而外，張氏父子，已有衆叛親離之勢，錢啓聽出那武師，心中懷恨，再拿話一引逗，已探得了好些虛實，出時遇見伍少奎，說往探望一個受傷的武師，因其曾經與賊動手，人頗機警，本領較高，最得主人寵信，心雖恨毒，自知不是來賊對手，當面服輸，向蘇李二賊恭維，雖未當衆拜師，做那丟人的事，因其設詞巧妙，又是主人心腹武師，蘇賊人雖

奸狡，不似李賊那樣驕狂，知道對方，跟隨老主人多年，前在杭州任上，便會見過，昔年多少也有一點名望，無端受此大辱，覺着李賊，下手太辣，有點不好意思，又因對方，是個老人，全家在此，年已快老，不會有什他念，話更得體，竟被說動，便不瞞他，因此得聞機密，少奎平日，和他投緣，一見房中無人，借話一激，對方怒火頭上，竟把機密的事，全都吐了出來，所知比錢啓，還要詳細，一聽凶僧虎頭陀，那樣利害，日內還有幾個惡賊，也快趕到，都是黑老約來，和他本領差不多的惡賊大盜，本意是因前月得信，有幾位正派中長老劍俠，要往五指山，尋他晦氣，想起上次武夷山，傷亡同黨，丟人吃虧之事，有了戒心，既恐多年經營的老巢，和上次一樣，爲敵所毀；又因向來，心狠手辣，陰險殘忍，不摸清對方虛實深淺，輕不動手，祇要上場，一發必中，由八年前，大敗之後，從未遇見敵手，心想先下手爲強，迎頭趕上，不等敵人上門，搶前尋去，探明虛實，立時下手，自己匿跡海南，已八九年，敵人還當自己，怕人知道，決想不到會先尋來，這樣出其不意，十九成功，加上這多年的苦練，本領比前更高，越發有些自信，但恐對方人多，還約有好些幫手，剛入河南境內，便得到蘇李二賊，和鐵笛子，訂約比鬥的信息，雙方相識多年，二賊三年前，并還親去五指山尋訪，送了不少禮物，交情既深，又因上半年傳聞，尋他晦氣的幾個老輩英俠，祇有一兩人，知道名姓，

便疑有鐵笛子在內，也許事因昔年武夷山之約而起，姜萬二人，因他失約，近年訪出下落，約人同往尋仇，自知此舉，關係一生成敗，表面祇管驕狂，強敵當前，心中并未輕視，祇想探明虛實，冷不防猛下毒手，殺一個，是一個，萬姜二人，是否有關，并未拿准，因鐵笛子，聞名已久，不曾見過，到後，和蘇李二賊，談不幾句，聽說對方，祇得一人，便匆匆趕去，行時，雖知二賊，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如非勁敵，不會這樣情虛胆怯，未說什麼大話，無奈天性凶橫，見了敵人，仍是那麼狂傲自滿，看人不起，未等出手，便吃了虧，不是武功精純，幾受重傷，總算機警狡猾，口說大話，心中却在戒備，稍爲一試，見勢不佳，立時逃走，因其向來，陰鷲險狠，稍見不妙，不是自信必勝，或是萬分情急，從不肯與人硬拚，又見對方人多，姜萬兩個死對頭，又不期而遇，越發胆怯，并未施展全力相拚，回到張家一說，二賊問知姜萬二俠，也同趕到，別的能手，還不知有多少，不由驚慌起來，均覺此是不能并立之局，就是自己，能够應付，不將敵人，全數殺死，早晚仍是六害，互相咒罵了一陣，便拿張家，做接待之處，由蘇賊坐鎮，黑李二賊，去往各處，約請能手，準備一拚，錢伍二人，聽出賊黨，人多利害，忙同趕回送信，因恐後面有賊，故此張惶，鐵笛子聽完，悄悄告姜萬二俠，說狗賊李文玉，最是淫凶萬惡，昨夜被他，破窗逃走，沒有給他苦吃，想起有氣，本來就要尋他，



少時我想起去，給他一點苦吃，使知利害，多約幾個形踪隱祕的惡賊；重陽起來，同時除害，一勞永逸，就便辦我的事，你兩夫婦，却不要跟去，等旺子起身，天如不雨，可帶他和萬山，同往玉泉崖，尋好住處，準備應用之物，以免到時湊手不及，那崖洞裏外三間，我們住在那面，要省好些枝節顧忌，現離重陽，有不少天，萬一發了山水，我們救人要緊，更須有個住宿安頓之處，這裏至多爲了雨大，住過今夜，張家父子，本是惡霸豪紳，今和狗賊勾結，率性成了賊黨窩主，他們對我，仇怨越深，就是有話在先，這類狗賊，有何信義，就許自不出面，却令地方上的狗腿，來尋旺子和王家的麻煩，雖然我們不怕，大家正忙之時，何苦多事，和這類沒有人心的豬狗嘔氣呢，姜飛方要開口，吃萬芳止住，鐵笛子笑道，你兩夫妻，不必瞞我，我料你們，必有去處。你們偌大年紀，還是那麼童心，去祇管去，旺子不可帶在身邊，我說的事，也要辦好，這娃兒樣樣都好，就是胆子太大了，萬芳笑道，還不是和大師兄昔年一樣，這才是難師難弟呢，說時，錢啓聽老漢說，鄰桌是自己人，無須避諱，祇要留神外面，因見無人走過，又有同伴，立在對面，朝山口外窺探，已將語聲放高，說完，老漢便告錢啓，你們大驚小怪，反使賊黨多疑，好在家住山口以內，莫非人還不該回來，此時張家，午飯剛開，主人還要款待來賊，決想不到有人，暗中打聽，又在這裏，吃過人虧，沒有十分自信，決不會

來，張家所用武師，昨夜丟人太甚，見張氏父子，卑鄙無恥，認賊作父，有點骨氣的，業已懷恨，便是幾個平日助紂爲虐的奸惡之徒，也是表面不說，心中難過，既恐打碎飯碗，又想勾結來賊，無心他顧，你方才所說，我已聽出，暫時不會有什外人。來此鬧鬼，可將少奎喊來，免得被那眼亮的人看破，反有不便，你兩弟兄，率性作爲酒客，坐在那邊桌上，吃上幾杯，再作道理，萬一真有人來，你們裝不知道，由我父子，相機應付便了，錢啓接口答道，老漢你話不曾聽完，本來我們在張家，向那兩個武師，分別探聽，各借看望熟人，送他野味爲由，誰也不會露什馬脚，那些惡奴，常往山中打獵，因想向小狗討好爭功，知道他們，都是虛張聲威，真會打獵的，共祇幾個武師，本領雖高，打起獵來，仍是外行，差一點的野獸，不是被他嚇跑，便早藏起，往往費上許多事，連影子也見不着，梧桐岡那面，又都是大東西，還有幾隻最凶惡的老虎，和大羣白臉狼，狗子胆小，上次嚐過一次利害，嚇破了胆，又不敢往深裏去，所得不多，偏要罵人飯桶，這些惡奴，知他脾氣，因我二人，從小打獵，地理最熟，深知野獸習性，能辨風色，便知獸羣多少，藏在何方，向不撲空，內有幾個狡猾的，每往打獵，必要偷偷送信，命我二人，暗中相助，打來野味，由他偷偷交與狗子，回去狂吹亂捧，因此對我二人，最有情面，不擺奴才架子，並還幾次想要引進，做他家的下人，我二人因張家小

狗，實在可惡，開頭兩次，見我二人，也在打獵，還要喝罵吊打，不許走近所走獵場五里方圓之內，後經惡奴，偷偷告知，又高興起來，這類反覆無常，驢日的狗娃，我們憑力氣，打獵爲生，誰願做他奴才，又受你老人家指教，每次都用好話謝絕，平日賣有交情，多半相識，出門以前，遇見幾個，都談得好好，我二人也未想到有事，少奎比我心細，眼睛最尖，剛由張家走出，便見對面，溪旁大樹下，立着一個生人，這時雨下正大，那人穿得雖極平常，年紀至多三十來歲，身邊好似帶有兵器，身法甚快，手裏拿着一柄雨傘，似向張家張望神氣，少奎初發現時，曾見那人，在隔溪行走，那地方相隔，少說也有五丈，先未留意，恰巧有一惡奴，由內趕出，要我們代他多打幾隻山雞，業已說完轉身，外面無人，少奎想敷衍惡奴兩句，回頭答話，惡奴已走，其總一兩句的功夫，再看門前那人，已立在溪這面大樹之下，照他估計，必是他回身答話，轉眼之間，由對岸縱過，否則，不會這樣快法，心疑新來賊黨，我二人恐其多心，特意避開他那一面，往回繞走，好在溪那面，大片水田，種田的都是張家佃戶，全數相識，竟欲假裝尋人，往附近雷老爹和馬家，坐上一會，由他們後窗，窺探那少年，是否賊黨，還是張家對頭，則由側面木橋繞過，離雷家還有半箭多路，忽然回顧，發現身後，跟來兩人，和樹下少年一樣，都是外路打扮的生人，前見少年，背上一個小包，所帶兵器，好似疊在

一起，不是你老人家，平日指教，又看出他那包裹沈重，極有分兩，常人眼裏，還看不出，後面來這兩個，却太顯眼，非但所帶鋼刀鐵劍，均插肩上，一望而知，所穿也是一身短裝密扣的武家打扮，脚底一雙牛皮快靴，各有一身雨披，也極考究，鏢師不似鏢師，刀客不像刀客的樣兒，跟在我們後面，交頭接耳，神情也極鬼祟，先未看出是何來路，心方奇怪，及至趕到雷家，我們自然裝駭，恰巧馬六，也在那裏，談論昨夜之事，我們一面和他兩人說笑，一面留神窺探，忽又發現，還有一賊，和身後二賊，一樣打扮，業已走往張家門內，少奎假裝拿碗，由後窗往隔溪一看，樹下少年生人，忽然失蹤，進門以前，還曾見他，立在樹下，似因雨下太大，雨傘已破，想在樹下，避上些時，望天發愁神氣，那一帶，以張家隔得最近，但那中間，一片廣場，也有十多丈遠，另外兩頭，並無人家，祇沿溪一條人行之路，和一些樹林，無論走往何方，就這轉眼之間，也不致於踪影皆無，如說去往張家，一則，神氣不像，再則，這時正有一賊登門，與衆惡奴，還在問答，那人使飛也沒有這快，我們原因地勢環迴，雷馬兩家，雖在溪邊，相隔對岸張家，和樹下少年，恰巧成一三角，離開最近，就是大雨，這兩面有什動作，全可看出，本是有意前往，身後兩人，無論走往那一面去，都不應該這樣繞遠，進門時，我會回顧，那兩壯漢，還在身後，相隔不過兩三丈，途向相同，都沿着溪邊田岸，冒雨而行，

料定有心跟踪，進門不久，定必趕到，朝後窗看了兩眼，似和主人說笑，正在猜想，這兩個決不是什好路道，十九賊黨，跟踪窺探，少時見面，說什話好，等了一陣，不聽有人上門，對岸那賊，已由惡奴，引往裏面，便裝解手，出門一看，身後這兩壯漢，竟不知去向，附近還有兩家佃戶，男的趕集未歸，祇剩幾個老弱，在家磨麥，心疑來人，走錯了路，或是有什原故，往那兩家打聽，故未跟來，再裝尋人，往那兩家一問，竟說，方才祇見我二人走過，從未見什帶刀壯漢，此外全是水田，雖有幾所人家，相隔均遠，門前乃他必由之路，如說半途退回，功夫不大，斷無不見之理，越想越奇怪，因知賊黨，耳目最靈，又見隔溪張家，有五六個惡奴，急匆匆分三起，冒雨趕出，彷彿有什急事神氣，想起先前，向衆武師惡奴，探聽談論的話，好些不妥，萬一人去之後，對方想起生疑，豈不討厭，不敢就來，便在雷家，借避雨爲由，打了一陣梭兒胡，見雨已止，張家門內，雖有惡奴，出進甚忙，不像疑心我們，這才起身，來此報信，離山口祇剩半里多路，均未見人，我方笑少奎，胆小多疑，忽聽路旁土坡上，有人冷笑嘲罵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方才身後跟踪的兩個壯漢，同坐在一塊水還未乾的山石之上，這時樹上，還有積水，風稍一吹，便和暴雨一般打下，那地方雖是斜坡，石旁泥水雜沓，爛草甚多，這兩人有傘不用，穿着那麼華麗講究的衣服雨披，絲毫不知愛惜，同坐石上，也不知笑罵

些什麼，轉角一帶，地較隱僻，來去兩面，均有石崖大樹擋住，人不走近，決看不出樹下有人，我們防他生疑，回看了一眼，裝不理會，正往前走，忽聽內中一人，笑罵道，這兩個也不像是老實土人，可要喊他回來，問上兩句，也許問出一點道理另一個笑說，無須我們光棍眼裏，不揉沙子，這類蠢豬狗，理他作什，先在這裏，坐上一會，商量停當，再走不遲，底下相隔已遠，雖不清楚，聽那兩賊口氣，不久恐要尋來，少奎更說，他幾次留意查看，先後所遇四人，至少有一半是賊黨，本領均非尋常，內中一賊，生得犖頭鼠目，短小精悍，二次相遇時，一面和同黨說笑，一面糟塌附近花樹，也未看清用的什麼東西，祇見他把手一揚，人家種的那些枸杞，便被整根打斷，口氣神情，也以他爲最惡，尤其那雙賊眼，灼灼放光，溜溜亂轉，看去人不高大，偏顯得那麼凶狠，使人一見，彷彿這驢日的，臉上帶有刀子，冷不防就要殺人神氣，我們因料二賊必來，故此分出一人望風，也說不出什麼原故，自見二賊，心便不安，少奎更是利害，素來胆大的人，不知怎會這樣胆怯，你看他坐在樹下，全付心神，不都是在山口外麼，老漢還未及答，姜飛已隔桌接口笑問，那賊面上，可有什麼記認，錢啓方答，這兩人都中等身材，一個鴛鴦眼，貌雖醜惡，還不怎樣，另一個貌並不十分醜，左眉好似缺了一塊，右頰斜着兩寸來長一條刀痕，並不甚寬，不知怎的，看去那麼凶橫討厭，那雙賊眼，又黑

又亮，從所未見，但與去年來的那位，身邊帶着鐵笛子的老先生不同，都是又黑又亮，這驢日的，偏亮得怕人，老漢插口道，此事奇怪，莫非三凶兩怪，也來了麼，他和蘇李二賊，並不同道，聽說還是冤家，怎會合在一起。說完，見鐵笛子，看了他一眼，似知失言，錢啓又在追問這五凶人的來歷，想起二人，雖是山中獵戶，又是記名弟子，自家來歷身世，並未告知，不應該把江湖上的事，洩漏出來，彼此都是有損無益，忙把話風收住，笑說，老弟不要打聽這類事，我也祇聽傳說，以前曾對你們說過，自家本領不濟，不知道倒好，我老漢先就無能，你們所學，限於天資年歲，還未得到我的一半，更是不行，最好不要多問，你們先後所遇，是否賊黨，雖不一定，聽那口氣，必是另有原因，我們這些指身為業的人，人家決不致於照顧，便是張家，那些賊黨，他的對頭，業已他去，並還訂好約會，祇剩旺子一人，在對屋睡覺，對方看他不上，決不會來，你弟兄辛苦了一早，想必饑渴，可將少奎喊來，往那邊桌上，吃點東西去吧，錢伍二人，對於老漢，最是敬佩，聞言，料知無妨，才略放心，自將少奎喊來，往旁桌飲食談論不提。

## 二 三凶兩怪

萬芳笑說，老漢猜得正對，聽那人所說，這兩賊非是五六年前，我夫妻苦尋未遇的

五個凶人不可，那鴛鴦眼，正是兩怪中的鑽天鷓子尤冲，另一個不是三凶中的老三，黑心狼魏野豬，便是第二怪，金錢手矮無常陰同，另一個去往張家的，也是這五凶人之一，不是事前，和黑老，蘇，李，三賊，有什約會，便是訪出張家富名，照他舊例，事前派人登門，獅子大開口，強要許多金銀，主人如其心明眼亮，知他來歷，當祖宗一樣接進，瘟神惡鬼一般送出，樣樣巴結，供應周到，也許一高興，少要人家一半，或是不要，交成朋友，或是當時借用，如數取走，等搶來別家金銀，全數送還，再加利錢，都不一定，主人祇不知趣，再見來賊，祇得一個，其貌不揚，話又無禮，稍爲輕視，却倒了大霉，有那聰明一點的富豪，婉言拒絕，好好送走，至多破財，或是加上幾成，尙無大禍，可是這類土豪惡霸，大都驕橫強傲，不把人看在眼里裏，一見來人，勒索重金，口出不遜，自然難免發作，有那自恃財勢，養有打手惡奴的，再一動武，不出三日，便有家敗人亡之憂，最可笑是，這幾個凶人，去到人家，照例先是好說，對方不聽，直到將他綁起吊打，均不還手，仗着他那一身本領，等對方打過一頓，方始說上幾句狠話掙斷綁繩，狂笑縱身而去，這便算他有了大理，再來不是殺個雞犬不留，也必將爲首諸人，和動手打他的武師惡奴，全都殺光，五賊本領既高，又練就獨門硬功，刀斧不傷，端的凶惡殘忍，到了極點，我們尋他，不是一年，祇爲這五個凶人，自從昔年華山，吃了燕



由六友石鐵華等大虧，由此銷聲匿跡，多年不聽說起，以前我們本沒想起尋他，也是爲了沈大嫂樊茵，因有一次，和沈大哥，口角負氣，孤身一人，回轉娘家，初意沈大哥，必要追趕，聽上兩句好話，也就下台，他二人平日恩愛，這類事常有發生，不足爲奇，每次都是沈大哥，陪上幾句小心拉倒，徧巧這次，走得太急，前面有客，正談得有興頭上，不會理會，天又下雨，你那位大哥，以爲他發了小孩脾氣，不會真走，準備客去之後，再去賠理，沒想到客還未走，便奉師長之命，令其連夜，趕往京城，辦一要事，關係重大，急如星火，等往後面，去取衣包，才知大嫂已走，一則，事太緊急，不宜遲延，二位師長，已先起身，稍爲疏忽，關係好幾千人死活，沈大哥雖是夫妻恩愛，不願爲了大嫂一人，就誤許多人的身家性命，又因大嫂娘家，就在湘江上游，洞庭湖邊，相隔祇有一二百里水程，起旱更近，雖然天雨難走，以大嫂的功力，當日也可到達，何況還有一匹快馬，沿途均是富庶之區，人煙不斷，又是女中英俠，不須多慮，就這樣，尙恐大嫂不快，匆匆寫了一封懇切的書信，把事情推在師長身上，並說，關係如何重要，必須當時起身，因此沒有追他等語，雙方道路，恰巧一南一北，自然不會遇上，大嫂一清早起身，並還騎了那匹愛馬，小花雲豹，本想罰大哥，走趟遠路，不令半途追上，馬乃湯八叔所贈，原是異種名駒花雲豹所生，日行千里，並通水性，大嫂先不知有事發

生，將馬騎走，鬧得沈大哥，前段沒有馬騎，尙在其次，他本身還遇了險，按說兩三個時辰，便可回到娘家，這二三百里途程，沿途都是人煙稠密之地，本不致於發生變故，一則大嫂生得太美，他和沈大哥結婚較遲，所以不過至今看去，還祇像個二十左右的少婦，人既美貌天真，始終童心未退，本領又高，好打不平，江湖上對頭甚多，那馬更是觸目，和當年湯八叔所騎老花雲豹，生得一模一樣，老馬共祇生了兩匹小馬，一匹現在八叔之子小師弟湯麟那裏，這一匹剛生下地，便被沈大嫂，向八姨龍靈玉，強討了去，比老馬還要靈機多力，遠經八叔夫婦，和我師父，以及大嫂，長期訓練，最是勇猛靈巧，差一點的人，休想近身，並能分辨善惡，目方更強，無論什麼賊黨，和江湖中人，祇見一面，便能記住，人還未到，已向主人急嘶示意，騎他上路，比帶兩個保鏢的，還有用處，可是不因此馬心太靈警，也不會惹出事來，大嫂和大哥鬧開氣，原是假的，一半想往娘家看望，恐大哥事忙，又和他惟一的過繼兄弟，心情不投，才借題目，賭氣先走，上來恐被大哥追上，馬行極快，並還繞走了一段小路，中途忽然腹飢，見雨稍住，前面恰是大鎮，近在江邊，意欲打尖，吃飽之後再走，讓馬緩一緩氣，到了鎮店，照例卸下馬鞍，命店家取來馬料，看馬吃飽，自己再吃，因對那馬，最是寶貴，馬又常時相助禦敵，能通人意，自一到手，便未上過繮索，其祇一付特製的馬鞍，還有一身馬衣，專

備雨雪之用，自家也是一身油綢雨披，走到那裏，都容易引人注目，他也向來不在心上，等馬餵好，自家要的酒食，已由店家做好送來，方始飲食，馬也命人放走，如換別處，這等行逕，旁觀的人，早已圍滿，祇爲那日，我們把岳州湘陰，兩處大惡霸除去之後，大哥大嫂，雖仍住在武當山中，故鄉還有一點墓田，和一所老屋，不時回鄉掃墓，偶然也在家中，住上一年半載，近十餘年，因已盡得師傳，大嫂又愛湘江洞庭風物，索性遷回故鄉，並在洞庭湖邊，種了二三十畝水田，自耕自食，又學湯八叔夫婦的樣，招些土人，開墾沙洲荒地，由他夫妻和二子領頭，供給農具，種出的田，却算開的人所有，祇將前借耕牛農具，分期歸還，再借與別的窮人，始終分文不取，農人們受到災荒危害，必出大力相助，聯合所有農人，一同防禦，這些開荒的人，仗着當地水土之利，又有人出本錢，什麼難關，都可由他夫婦，領頭渡過，當然日子好過，不消兩三年，是開荒的人，都成了小康之家，因此引起左近豪紳惡人妬憤，羣起爲難，想了種種方法，官私兩面，百計尋仇，結果自然敗在他夫婦和那許多農人手內，名望也就越傳越遠，自從二子漸長，平日無事，最喜往來川湘之間，專管人間不平之事，湘江一帶，認得他的人最多，打尖之處，恰是熟店，夥計知他來歷，乘着天雨，不等別人發現，便先引往後偏院無人之處，等馬餵好，方說，前面店房中，住有兩起鏢車，準備由此，轉入水路，

似因天雨，風向不對，打算天好起身，原是常事，方才聽說，這兩起鏢車，均屬貴重，保鏢的也是長江路上，西南諸省，最有名的馮武靈鏢局，他們江湖上，情面最寬，這多年來，從未出事，這次不知何故，到時掩旗息鼓，連鏢趟子都未喊，一到，便將鎮西頭第一家招商棧的後進上房包下，剛到沒有半個時辰，便有兩個鏢行夥計，騎了快馬，冒着大雨馳去，服侍商客的夥計，說那兩位商客，往來鎮上多年，一向手鬆，又喜作樂，每來等船，必要招呼幾個姑娘，吃酒彈唱，鬧個通宵，這次竟是垂頭喪氣，躲在房裏，步門不出，鏢師們也都滿面愁容，本來同行是冤家，這兩起商客，竟會合成一起，聚在上房裏面，低聲商計，彷彿有什麼變故，將要發生，今朝西首另一客店，接連來了兩三起，連行李都未帶的江湖中人，我們這裏，水陸碼頭，來往人雜，早已看慣，後來幾起客人，雖沒有什麼言動，公買公賣，給起酒錢，祇有爽快，看那神氣，決不是好路道，最後來的兩人，所帶兵器，就插在肩上，一直不會取下，看去頗有分量，我們這幾家客酒店，平日都有照應，老客投店，如有惡人跟踪，那怕住在別家的，也必暗中通風，最護正經商客，與別處自掃門前雪的不同，自家店中，來了怪人，對面商客鏢師，又是那樣愁眉苦臉，覺着可疑，正要前往送信，對門鏢師，已有兩人，投帖請見，和後來兩人，在房中不知談些什麼，出時臉色，甚是難看，想是這趟鏢太貴重，隨行鏢師，

都是好手，內中一個，還是馮武靈鏢頭的大徒弟，江湖上頗有名望，人更老練，對頭共祇六七人，祇末了來這兩個，兵器奇怪，餘者都是那麼賊頭狗腦，毫不威武，這些有名鏢師，竟似胆怯，店夥在外偷聽，彷彿對頭十分強橫，至少要將車上貨物，送他一半才罷，馮武靈是西南五省的總鏢頭，如何肯丟這大人，再三好說無用，反吃對頭，挖苦了一頓，最後約定五日之內回信，如不講江湖義氣，情願全數奉送等語，有好些話，不會聽清，看那意思，鏢師途中早有警覺，業已派人求救，日內必有一場惡鬥，本鎮祇有一個巡檢，和一個把總，帶着十多個，吃糧不上操的老弱殘兵，這類事，他管不了，再說，也不敢管，鏢師們知其無用，添了官差地保，祇有討厭，向例不去報官，這先後八九個空身壯漢，便住在對門店裏，時去時來，鏢師走後，率性叫明，聚在上房之內，設下盛宴，叫了幾細唱的，大吃大喝，又說又笑，高興非常，店家自不敢得罪他們，祇在暗中，通知幾家相熟客酒店，遇見老客，招呼兩句，免得無意之中，撞上這夥瘟神，這匹馬太靈巧，常聽人說，江湖上人，十九見了眼紅，我也知道大爺大娘的本領，但是大爺今日不曾同來，大娘單人獨騎，平日行俠仗義，好打不平，這般吃沒本錢飯的，一提起便咬牙切齒，那幾個人，雖未見過，許多對頭在內，也不一定，馮家鏢局，多年盛名，所用鏢師，都是有名人物，聽說對頭，那癡無理，說了許多難堪的話，竟不敢當面

被作，強嚙下去，可見不是好惹，人又那多，也許還有不少同黨，假裝過客，不會露  
面，好鞋不沾臭狗屎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大娘到底孤身婦女，此時不犯多管閑事，小人  
親友，多受過大爺大娘的好處，知道的不能不說，方才不聽吩咐，特意引來偏院，便恐  
被賊黨看出之故，最好不要將馬，放出店去，打尖之後，乘着雨天，馬跑又快，冷不防  
衝出鎮去，省心得多，就要管這閑事，好在還有五天，也等把大爺尋到，先和鏢師們見  
面，問明經過，下手不遲，大嫂聞言，微笑答說，多謝你的好意，你既認得我是誰，便  
應知我夫妻，不問一人兩人，在外走動，向不怕事，並且這兩起人，素不相識，另一面  
雖是綠林中人，所劫祇是幾個有錢的富商，和一夥有了武藝本領，不憑自己力量謀生，  
專給有錢人做護身符的鏢師，祇不傷害善良，和窮苦百姓，沒有欺到我的頭上，便由他  
去，我走我的路，有什相干，這匹馬賊黨看了，祇管眼紅，他有本領，祇管奪去，他平  
日餓飽之後，必須溜上一溜，不能爲了幾個狗賊，便不敢出去，依我本心，還想叫他，  
往鎮西野地裏，溜上一趟，因你好意相勸，我也不願多事，就在來路樹林中，走上兩  
圈，消一消食，我好上路，少時大爺還要尋來，可對他說，我老早由此經過，叫他少管  
閑事，見面再說便了，說完，朝馬說了幾句，用手一揮，那馬深知主人心意，並通好些  
人言，低嘶了兩聲，便由偏院後面角門，緩步走出，大嫂本愛飲兩杯，那家鎮店中人，

又都知他夫妻來歷，雖因平日叮囑，見面和對普通客人一樣，暗地却極恭敬，所備酒菜，均是上等，店夥又在一旁，殷勤相勸，一面想起自己，已過中年，二十多年夫妻，不應再鬧小性，這樣雨天，逼着丈夫，前去追他，馬又祇得一匹，也不知此時，上路沒有，漸漸後悔起來，因料沈大哥，必往店中探詢，心想，多等一會，也許尋來，就此下台，同往娘家，免得彼此都沒有伴，夫妻恩愛太深，爲此着急，那知越等越沒有信，不知丈夫，奉命入京，身有要事，以爲故意嘔他，心方有點不快，又悔又氣，忽聽馬嘶之聲，忙往角門趕出一看，那匹愛馬，正與兩賊惡鬥，斜刺裏，忽又趕來三個壯士，像是鏢師一流，始而上前解勸，說不兩句，便動了手，跟着又來兩賊，鏢師這面，本非對手，幸而那馬，性猛靈警，能分敵友，從旁相助，出其不意，猛一張口，將一賊小腿咬住，往上一揚，甩出好幾丈，撞在一株大樹之上，跌暈在地。餘賊見馬傷人，不由大怒，正發暗器，想將馬打死，大嫂人也趕到，動手喝問，才知這夥賊黨，雖祇十來人，三凶兩惡，都在其內。先是鏢師，和賊黨對面之後，越想越胆寒，分頭往請救兵，看出那馬，在林中獨行，甚是靈巧，開頭也當無主野馬，內有一人，想拉馬鬃，沒有到手，幾乎被馬踢倒，忽然想起馬的來歷，剛告同伴，由林中走出，想分一人，回鎮探詞馬主人的下落，不料有幾個賊黨，跟踪走來，一見便認出那是花雲豹，打算生擒回去，那馬

回抗，動起手來。鏢師正往前走，耳聽馬嘶甚急，回顧與賊惡鬥，却不肯退，料定馬在當地，主人必在左近，聞聲定要尋求，猛觸靈機，想要借此討好結交，立時上前相助，始而還用好言相勸，賊黨不聽，方始動手，那四個賊黨，祇有一個，是兩怪中的尤冲，下餘三個當囚，也非尋常人物，上來吃馬踢死了一個，另兩賊和鏢師對敵，吃大嫂用本門明月弩，打傷了一個，還有一賊想逃，大嫂本來獨敵尤冲，因那賊口出惡言，心中有氣，飛身追上，接連兩弩一劍，殺死在地。尤冲見同黨三賊，相繼伏誅，看出大嫂明月弩利害，自知寡不敵衆，仗着一身輕功，當地離鎮甚近，抽空逃走，晃眼縱上人家屋頂，大嫂見賊逃遠，恐傷好人；鏢師們又在一旁，恭敬求教，便未再追。雙方正在談說前事，大嫂本就喜事，好打不平，再聽五凶賊，如此強橫可惡，衆鏢師再三卑禮求助，不由激動義憤，正在商量，同去招商棧，到第五日鏢行所約的人到齊，一同應敵，一面派人，去往對面店中查看，賊黨已全不知去向。跟着，又聽人報，樹林中所殺三賊，也被人抬走，賊黨多年凶名，料其不肯甘休，等到快要黃昏，毫無音信，又未見大哥追來，心疑把路走岔，否則，斷無不來之理。賊黨所約期限，還有好幾天，又不慣與鏢師們應酬，再三推辭，意欲回家看望，以防大哥撲空懸念，就便約了大哥，再尋一兩個幫手回來，爲首鏢師，先說敵人，凶狠陰毒，向來不講情面，就許半夜掩來暗算，堅留大



嫂，住在店裏，另外派人，去尋大哥，以防萬一，大嫂歸心太急，力言無妨，後又答應，當夜必回，就是賊黨來犯，也趕得上，衆鏢師明知事情凶險，因見賊黨，受創甚重，大嫂本領又高，心想自家所約的人，最快也要三四天，才能趕到，難得遇到這樣好幫手，並可由他身上，把大哥和別位英俠引去，以爲鎮上，人多熱鬧，賊黨就來，必在三更之後，彼時人早趕回，便未多說，大嫂既不放心大哥，恐其在雨地裏，往返跋涉，又見五賊可惡，業已答應鏢師，好人應做到底，匆匆一說，連夜飯也沒有吃，便自起身，走到路上，天已快黑，先見愛馬，泥水又多，不肯使其急馳，二次起身，趕路心急，當地離他娘家，尙有八九十里，爲想早去早回，正在催馬，加急飛馳，忽聽道旁，有人說笑，似說馬快，人也不差，天雨陰黑，馬行如飛，想起可疑，相隔已遠，遙望身後來路大樹下，似有兩個小人影子閃動，也未注意，再走不遠，忽聽那馬，低嘶報警，方料前有敵人。先發現那兩小人，忽由後面追來，最近的相隔馬後，不過數丈，心中一動，暗忖這兩人，不知是什麼來路，看去還未成年，怎的這好輕功，比馬還快，那兩小黑影，時隱時現，時遠時近，緊隨馬後，已和箭一樣追來，相隔祇有兩丈左右，剛要開口喝問，猛覺那馬，越發連聲怒嘶，跑得更快，兩旁林木，飛也似往馬後倒退下去，人似騰雲駕霧，祇聽耳邊風生，晃眼便是老遠，與平日發現敵人，必要回身等待，情景不

同，心疑前面，還有敵人埋伏，否則，不會如此，正在尋思，因馬太快，那兩黑影，眼看追上，忽然失蹤，口裏的話，沒有說出，已不再見人影，同時發現那馬，怒嘶更急，並往旁邊淺坡之上竄去，到後還顛了兩顛，知道遇到強敵，要他下騎準備，人數還不在少，才會有此表示，天氣又黑，如非多年練就的目力，三四丈以外來人，便看不出，情知事已緊急，決非尋常，一算里程，離家祇三四十里，忙即縱身下馬，正取兵器，向馬發令，如見敵人勢盛，急速回家，與主人送信，並請來人相助，話還不曾說完，猛瞥見前途竹林之中，有火星閃動，緊跟着，便是一枝响箭，橫空而過，隱聞左右兩面賊黨，喝罵之聲，原來這五個凶賊，狡詐無比，本身武功又好，尤冲敗逃回去，先往店中送信，命衆同黨速退，起初當他夫妻二人一路，又因早來路上，受了人家兩次戲弄，吃了啞巴虧，却未尋見一個敵人，心疑還有別的異人勁敵，前途本有一處坐地分賊的同黨，住在竹林後面，便把人退往這同黨家中，打算探明敵人虛實，相機下手，一面選了，兩個輕功最好的飛賊，假裝客人，去往招商店裏窺探，賊黨用心頗深，想劫那兩起鏢車，已非一日，老早便在招商店，埋伏下幾個賊黨，裝着本分商客，往來鎮上，照樣帶有貨物，外人不知他們搶劫而來，住過幾次，店家十九相識，以致連那久走江湖的鏢師，均被瞞過，雙方所居，祇隔一牆，並還有門相通，新去三賊，均裝商客同伴，誰也不會疑

心，夥計因這幾起客人手寬，貪得酒錢，有問必答，所以賊黨容易探得虛實。日裏四賊，因為鏢行中人胆怯，臨時想起兩位隱名英俠，住在附近，意欲分人往請，被賊黨得信，隨後趕去，逞強攔阻，就便將鏢師殺死一個示威，免得由那兩人身上，引出強敵。中途發現那馬，起了貪心，想要擒走，結果馬未得到，反傷了三個同黨，才看出利害，始而急怒交加，既恐中途罷手，丟人太大，以後無法在外稱雄，又防沈氏夫婦，不是好惹，萬一將昔年幾個強敵，激引出來，鬧得身敗名裂，更是冤枉，越想越恨，打算借口衆鏢師日裏不該出手傷人，不守五日之約，等大嫂一走，便往店中下手，連客人帶鏢師，一齊殺死出氣，所派二賊，剛到店裏，便由同黨向店夥口中，探出大嫂，孤身一人，就要起身，因衆鏢師，也頗機密，雖因多年往來的客店，夥計都是老人，有的話還是不令聽去，以防走口，二賊祇知大嫂與鏢師，初次相識，無心出手，雖經苦留，仍要上路，別的全是猜想，並不全知，以爲此是報仇洩恨的好機會，忙即分頭尋人，互一商計，均覺沈氏夫婦，乃綠林中的大對頭，難得女的，單人匹馬，孤身上路，不問生擒殺死，都是一件最有體面的事情，何況日裏，又被他殺了三人，無故爲仇，幫助鏢師作梗。如不乘機，將其除去，非但未來大害，傳出去也太丟人，又聽夥計所說，業已答應鏢師，出力相助，今明日必要回來，也許此去，便是約人，如何可以放過，當時想好毒

計，把人分成兩起，由那坐地分賊的同黨，帶了二十多個賊黨，三面埋伏，先把人馬放過，等其入伏之後，同時發難，三面包圍，以爲竹林旁邊，有一小溝，乃大嫂必由之路，上來先是前後夾攻，對方如真太強，便且戰且退，到了溝中，再由上面埋伏的數十個嘍囉，連發亂箭，天大本領，也非死不可，因知馬認主人，靈警忠義，外人無法騎上，率性一齊殺死，免得那馬，亂踢亂咬，比人還凶，無法近身，另由三凶兩怪，帶上幾個得力黨羽，掩往招商店殺人劫財，仗着陰雨昏昏，路斷行人，準備停當，立即分頭下手，大嫂一點，還不知道，幸而那馬，異種龍駒，耳目格外靈警，剛經過頭一起賊黨埋伏之處，便自驚覺，前面伏得有人，遂向主人，急嘶警告，因賊黨有心放過，再從後面掩來，不會動手，走的又是小路捷徑，沿途均有樹林掩避，天又入夜，大嫂聞聲回顧，不見有人，祇發現馬後追來兩條小黑影，其行如飛，那樣快馬，竟被追上，心方驚奇，忽然聽出那馬，怒嘶更急，彷彿前面有警，不是馬後，還未及查看明白，馬已看出前面，伏有兩處敵人，雙方雖未對面，想是跟隨主人，久經大敵，多年經驗，見這樣陰雨黃昏的天氣，那兩起人，都伏在沿途樹石竹林之後，并有刀光火星隱現，一望而知，懷有用意，地勢又是那等險惡，一面怒嘶告警，竟不等主人招呼，先就看好地勢，往道旁淺坡之上縱去，到了上面，便要主人下來，這類事，大嫂已遇過不止一次，看出那

馬，已發暴性，料定賊黨必多，剛把兵器取出，賊黨知被看破，欺他人少，也就不再隱瞞，先是前側兩面，二十來個賊黨，相繼殺來，還未到達，便刀槍并舉，喊殺示威，四面搶上；那馬久經訓練，等主人把肚帶一緊，便連縱帶跳，往坡側林中竄去，賊黨那知利害，以爲馬已先逃，正在吶喊，此是湯八的花雲豹，最是狡猾，莫要被它逃出來，快些追上，打死才好，隨有三賊，往林中追去，大嫂本來練有上乘劍術，後和我們同在武當，看出如意鎖心輪的妙用，他也要學，大哥此時，愛他如命，因三節鈎連槍，和判官筆，還好打造，如意鎖心輪，本來祇有一對，後因二弟要學，我們磨着湯八叔，費了許多事，才把數十斤精金寒鐵尋到，託一老前輩，又打了一對，如照原有材料，本可打一對半，也是湯八叔說，這類兵器，應該成雙，差一點的人，又不能傳授，於是多加功夫，祇打了一對，工料比原有的一對更好，彼時忘了大哥，還要娶妻，那位老前輩，不久坐化，無人再能打造，雖有兩個門人，得到傳授，也沒有他老人家那樣耐心，不能煉到火候純青地步，寒鐵更找不到，結果鬧得沈大哥，和我哥哥，都落了單，二弟想和我配一對，便把舊的一柄要來，把新的送與我哥哥，因此沈大哥這柄，比原有的更好，也更靈巧，煉的人，更因煉好這一對時，剛滿百歲，從此，便要封爐洗手，把本領全數傳於門人，永不再煉，因是末一次收場的東西，材料又多，格外求工，除原有機關之

外，又在輪心軸內，添了七粒鋼丸，專打敵人穴道，靈巧非常，當初爲了用的是單輪，另一手還拿一柄短劍，會劍術的人，輪劍齊施，多高本領，也休想佔他上風，我們難得遇到敵手，便由於此，大哥見大嫂，愛極這件兵器，偏又無從打造，大嫂不肯要他的，彼時雙方尙未結婚，情愛業已深到極點，最後託我和兩位同門姊妹，代向大嫂勸解，說大哥業已煉成劍術，本來已有三件兵器，鎖心輪雖然有用，人祇雙手，到底多餘，送你輪劍并用，再好沒有，他有一槍一筆，足可應付，不遇勁敵，連本門劍術，都無須施展，你二人交深骨肉，何必這樣客氣，如不過意，可將師傳天黃珠，送他一粒，以爲防禦各種毒香毒氣之用，不更好麼，大嫂不知我們，有心作合，他那天黃珠，能禦百毒，帶在身上，多麼凶毒的虫蛇，聞風逃竄，因大哥吃過毒虫的虧，本想送他一粒，恐用鎖心輪回敬，欲言又止，已有兩次，經大家一勸，也就答應，等到雙方交換，我們才對他說，這兩件東西，正是抄我夫妻的文章，算是男女兩家的聘禮，年輕姊妹，難免取笑幾句，氣得他直要打我，隔了好幾年，還說我刁，由此輪便帶在他的身旁，因爲愛極這件兵器，遇敵時，總是輪先出手，一見賊黨殺來，問知三凶兩怪，不在其內，料是乘虛去往鎮上，殺人劫財，想起受人之託，相隔路遠，惟恐不及往援，越發氣惱，賊黨見他，年輕美貌，話再無理，恨到極處，便將全身本領，施展出來，這時，他身旁已有十多個

賊黨包圍，內有幾個，手還拿有火把，可笑這般狗賊。明明早就知他威名，祇爲初次相見，看不出深淺，三凶兩怪，又是專一取巧，欺軟怕硬，既想把那兩起鏢車，全數搶走，又知大嫂，不是好欺，故意推說，鏢師人多，非親往下手不可，却令羣賊，埋伏報仇，打算殺死商客鏢師，搶到鏢車，然後相機行事，賊黨成功，自然更好，否則，鏢已到手，再來接應，得勝可以誇功逞能，唯他獨尊，不勝也可相機進退，雖料他們人多，十九必勝，爲了日裏，尤冲嗜過味道，更防大嫂還有幫手。或是大哥趕來，存有戒心，這般無知賊黨，那知五凶賊，嫌他坐地分贓，專享現成，打算叫他，看看敵人利害，反覺對方，孤身女子好欺，大嫂人又溫柔天真，祇管心中氣憤，動手以前，還是那麼文靜，向無疾聲厲色，因此越發看輕，上來并不動手，先將人圍住，正在耀武揚威，喝令投降免死，不料內中兩賊，話太難聽，對方早被激怒，還不覺得，耳聽一聲嬌叱，敵人祇將手中兵器一揚，身還未動，駕人的二賊，已先後倒地，這才知道利害，一陣大亂，刀槍并舉，一擁齊上，就這雙方短兵相接之際，前面兩賊，剛一倒地，先是林中，接連兩聲慘嗥，入林追馬的三賊，不知何故，重傷了兩個，跟着便見那馬口中，咬住一個死賊的腿，縱將出來，一躍三四丈高遠，縱向賊黨叢中，一路亂甩亂踢，晃眼便有兩賊，被死尸打倒，被馬踢傷，賊黨前面，本還設有一處埋伏，爲首賊頭，見這一人一馬，這

樣利害，祇一照面，便傷亡了好幾個，急怒交加之下，一面率衆迎敵，一面連打呼哨，想將前面埋伏的賊黨，和山溝那面的嘍囉，全數喊來助戰，緊跟着，林中忽又縱出兩條小黑影，這時，有些賊黨嘍囉，看出敵人，祇得一個，不像要往溝裏逃來，均想討好，各自帶了火把馬燈，趕來助威，照得當地，一片亮光，大嫂因恐賊黨，乘黑逃走，專朝幾個本領較高，未拿燈火的賊進攻，剛打倒了三四個，忽見馬後兩黑衣人，由林中縱出，先還疑是敵黨一面，還在戒備，及見來人，身量都矮，一胖一瘦，一個還是和尚，空着左手，右手拿一把破芭蕉扇，由林中縱出，剛到便連笑帶罵，朝羣賊撲去，另一個又小又瘦，手中拿着一對形似佛手的練子抓，一縱老高，却不開口，才一照面，便各打倒了兩賊。燈光影裏，認出這兩個，正是昔年常往武當，來訪我們，和二弟交情最深的，那三個無名怪俠，一個小癩痢，一個小啞吧，還有一個人，都稱他修二哥的少年，這師兄弟三人，都是前輩異人，天寒老人棘刺，和丐俠王鹿子，重開山門，所收高徒，本領高得出奇，休說眼前這夥賊黨，再多兩倍，也非其敵，又見來人，一別多年，還是那麼少年時的滑稽神氣，賊黨先後又趕來了好些，死傷不算，連後趕到的，也有二十多人，他竟不使近身，大嫂還未動手，這兩人已先縱上去，小癩痢邊打邊說瘋話，口中笑罵，隨手一抓，人便被他甩出老遠，小啞巴的練子抓，更是撞上就倒，不死必傷，羣賊



先沒看起這兩人，因其搶先出場，無論那面來人，均被縱身攔住，又因先後傷亡數賊，激怒暴跳，刀槍暗器，全數施爲，不料小癩痢，任憑敵人刀斫槍刺，都不理會，偶然刺向臉上，吃他順手撈住，一拉一送，賊便脫手倒地，跟着，便用敵人兵器回敬，當時打死，口中還罵，蠢賊沒有本事殺人，却將癩痢老爺的衣服斫破，不賠我不行，拿命來吧，這句話祇一出口，那賊便非死不可，晃眼之間，倒了七八個，大嫂因癩痢直喊，大嫂子，下面滿地水泥，你穿得乾乾淨淨，不犯着和狗強盜嘔氣，我弟兄早已訪問出這夥狗強盜的來歷，他們作惡太多，一個也不能留，最好把你那匹馬喊回，看完熱鬧，走你的路，給沈大哥帶個好吧，大嫂早被他二人引逗笑得肚痛，坡下到處水泥，也實污穢，便依了他，忽見賊黨，亂發暗器，恐馬受傷，剛剛喊回，猛想起爲首五賊，已往鎮上，殺人劫財，天雖剛黑不久，動手必在夜間，事情到底難料，忙向二俠詢問，佟二哥如何未見，還有一起賊黨，以三凶兩怪爲首，現往殺人劫財，可曾遇上，癩痢答說，我弟兄三人，專爲前面苦竹溝這夥惡賊而來，未經鎮上，先還不知此事，後見大嫂，騎馬走過，本想追上，談問幾句，忽然發現樹後，有賊埋伏，忙往側面繞去，等將那幾賊，打倒拷問，才知大概，匆匆問了幾句，祇聽說這裏，埋伏人多，恐你單人匹馬，受賊暗算，忙和啞巴師弟趕來，我一向看那些鏢師不起，先覺他們，雖不似狗強盜們，殘殺善

良，搶劫別人錢財，平日專和有錢人做鷹犬，也不是什好玩意，這夥賊黨，又太可惡，早就預定除此一害，本沒想顧他們，因修二弟說，鏢師勝敗，雖不相干，去的這夥賊黨，却是不能放過，照他這樣明目張胆，在大鎮店中，殺人劫財，也難免於誤傷好人，我說他不過，這才分頭行事，啞巴照例，跟我一起，修師弟祇好一人先走，約定這裏事完，我二人再去接應，你如願意，不妨先走一步，趕往相助，這般狗強盜，交我二人，包他一個也逃不脫，大嫂聞言，不暇多說，見場上賊黨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人又倒了不少，除爲首兩賊外，共祇剩下五六人，可是都逃不脫，無論縱往何方，均被他二人，縱身向前，擋住去路，竹林那面，還有十幾個，不知利害，聞得告急警號，拿了兵器，紛紛趕來，看出都是廢物，決非二俠之敵，祇喊二位師兄，祇誅首惡，這般小嘍囉，由他去吧，人便飛身上馬，往來路馳去，剛跑到鎮口前面，還有半里多路，便聽人聲吶喊，火把通明，接連幾條黑影，對面馳來，黑暗中也不知是否賊黨，正在喝問，那六七條黑影，忽然改道，一聲呼哨，往兩面暗影中竄去，天上雨還不會全住，鎮口一帶，兩面都是坡陀，亂石森立，騎馬不便，來賊又太機警，相隔好幾丈，便自警覺，分頭落荒而逃，山野，崎嶇，水泥雜沓，還有好些河溝水田，縱橫錯落，大嫂道路不熟，看出賊黨，身法極快，逃得巧妙，不易追趕，又聽鎮上，喊殺鳴鑼之聲甚急，並有許多人，手

持兵器，迎面跑來，相隔尚遠，尚拿不定是敵是友，心疑來遲一步，鏢師商客，已受賊黨暗算，鏢師這面，祇修二哥一人是好幫手，是否趕到，也料不准，至於鏢行所請的人，走時聽說最快也要三日，才能趕到，左近雖有幾處武師，均不是爲首五賊對手，不願連累人家樹敵，反正無用，並未往請，日裏想請的兩人，又都他出，被自己攔住，沒有往請，一見形勢混亂，想起曾受對方重託，心中發急，明知那六七條黑影，便非爲首五賊，也非庸手，心想，救人要緊，稍爲呆得一呆，正要催馬趕去，那馬自見賊影，本在怒嘶，未等對面，賊已逃走，因主人急切間，沒有打好主意，將他止住，脚步放慢，及至大嫂，一拍馬股，剛往前縱，忽又一聲怒嘶，往側一閃，大嫂識得馬性，料知受了賊黨暗算，停馬一看，馬股上果被暗器，連皮帶肉，打傷了三寸來長，一條裂口，血流不止，自得此馬，在江湖上，往來多年，第一次吃此大虧，當即除官道外，四面都是亂石樹林，野草甚深，賊黨原分幾路逃走，馬已受傷，恐再被人暗算，不便窮追，正氣得手指暗器來路大罵，遙聞側面，有兩處賊黨回罵，語多不堪，正想不起往那一面追，又有兩枝暗器，由斜刺裏打到，大嫂已有防備，自打不中，心中痛恨，口中怒罵，一面留神暗器來路，想多少打傷一兩個狗賊出氣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前面人已追近，來人多半拿有燈火，剛看出來的多鏢行中人，猛瞥見一條黑影，當先駛到，端的比飛還快，由衆人後

面趕來，在燈光人影中，連閃幾閃，便到馬前，相隔三四丈，忽然凌空一躍，往側面亂石叢中，斜飛過去，因見來人與賊黨，同一途向，也是這等縱法，怒火頭上，竟將輕易不用的連珠鋼丸，由鎖心輪中發出，剛朝側面打去，忽聽那人大喝，沈大嫂，如何打我，隨聽丁丁兩响，鋼丸被人打飛，黑影也自落地，正是暗器來路，彷彿和看見一樣，知道自己，看錯了人，又愧又悔，方喊，你是佟二哥麼，那賊暗放冷箭，傷了我馬，心中氣極，才致這樣粗心，二哥不要怪我，隨聽遠遠有人，哈哈笑道，你這不要臉的狗賊，仗着學了幾枝喪門釘，到處現世，暗算傷人，沈大嫂這兩粒鋼丸，差點沒有把我打傷，都是你這狗賊，鬧出來的，今天說什麼，也要算在你的帳上，跟着，又聽草樹叢中，兵刃相觸之聲甚急，衆鏢師已早趕到，見大嫂趕回，正給馬上傷藥，又聽出佟二哥是一路，祇當大嫂請來，同聲拜謝，感激非常，江湖中人，本有窮寇勿追，逢林莫入的規矩，聽說賊黨，分路逃走，當地一面通着江邊，一面靠山，西鎮口一帶，除官路外，兩旁形勢險惡，天又黑暗，惟恐還有賊黨，乘虛而入，去往鎮店傷人，留守鏢師，不是敵手，匆匆禮見之後，因佟二哥，兩夜冒險，往草樹叢中追賊，身是主體，不便旁觀，正在爲難，打算分人接應，佟二哥已由下面縱上，並還生擒一個禿賊回來，業被夾個半死，說爲首五賊，已全逃走，受到這樣重創，暫時決不會先尋商客鏢師晦氣，儘可放心

等語。

### 三 數千年來的大害

修二哥說完要走，經衆鏢師，苦口挽留，大嫂也在一旁勸說，方將那賊綁起同回，到了店中一談，才知禿賊，乃昔年妖僧三花頭陀門下，小花僧法宗，師徒二人，淫凶萬惡，到處橫行，後來凶僧，爲天竺老人所殺，賊徒恰巧離開，因得漏網，本已匿跡銷聲，久無音信，近年方和三凶兩怪，勾結一起，方才來搶鏢車，本定三更下手，也是法宗，驕氣太甚，既想把這兩起鏢車，全數搶去，連客人帶鏢師，斬盡殺絕，又想早點得手，趕回賊巢，生擒大嫂，報仇洩恨，丟我們的人，這類狗賊，最無義氣，凶僧來得最後，到了鎮上，才聽隱伏招商店的賊黨說起，天已入夜，想起以前殺師之仇，便由大嫂身上引起，那一次所殺惡賊甚多，不止妖僧一個，共死了二十多個名頭高大的惡賊，還有幾個淫賤女賊，均與妖僧師徒有好，凶僧恨多年，一聽大嫂，單人獨騎，自恃近年苦練喪門釘，本領越高，便追下來，還未出鎮，遇見三凶兩怪，圍了幾個賊黨，說起前情，合成一路，又往回趕，凶僧話太驕狂，行事任性，兩怪首先不憤，當時雖都答應，心却忌恨，祇未當面發作，這一提前，兩起商客鏢師，本都不免，總算賊黨，惡貫滿

盈，黃昏前，來了幾位我輩中人，都是崑崙門下，後起之秀，路過此地，往大嫂所去店中投宿，聽店夥談起前事，本就激動義憤，內中一人，恰與鏢頭馮武靈是朋友，先沒想到羣賊發難這快，吃完夜飯，才往訪看，還未走到，便遇見一個老趨子手，認得內中一人，是鏢頭好友，本領極高，連忙拉向一旁，告以大嫂走後不久先來了一和尚，形跡可疑，後經仔細查探，才知客店中，便伏有賊黨，形勢十分危急求其相助，並請假裝過客投宿，先不見面，露出形跡，這般人比我們，還要年輕，看在朋友情份，全都答應，剛搬往招商店，住在隔院，羣賊也自趕到，打算裏應外合，當時發難，凶僧性暴特強，自居首領，剛在外面發話，要衆人獻鏢納命，來人突然出面，動起手來，賊黨雖因上來大意驕敵，傷了幾個同黨，凶僧和三凶兩怪，却是利害，雙方打了一個難解難分，內一鏢師，和一副手，還被凶僧喪門釘，打成重傷，不是搶救得快，業已送命羣賊傷了幾個同黨，越發暴跳，非要把人殺光不走，正在發威，修二哥忽由房上飛落，凶僧正用喪門釘，抽空朝人亂打，不料房上，飛落一人，將暗器全數打飛，剛一對面，便認出他的來歷，知道還有一個癩痢，一個啞巴，同在一起，這師弟兄三人，照例形影不離，另兩個也必趕來，以前嚐過他們苦頭，癩痢和尚，和那啞巴，更是古怪刁鑽，橫簪手辣，這棘門三俠，得過乃師和丐俠王鹿子的真傳，周身刀箭不傷，手和鋼抓也似，撈上一把，休

想活命，自知不敵，大驚先逃，三凶兩怪，比他更壞，見他一向目中無人，正發狂言，對方祇多出一個幫手，連手也未交，便先嚇退，斷定劍俠中人。否則，不會如此，一聲暗號，仗着輕功極高，相繼縱起，逃出鎮口，遙聞對面馬嘶，凶僧也被追上，忽生毒計，令其替死，一面暗打手式，分頭逃竄，一面故意激將，說對面來的，便是你殺師仇人，沈鴻之妻樊茵，此女實在可惡，好在天雨陰黑，道路崎嶇，樂得借着地形掩避，四散分開，各用暗器，連人帶馬，一齊打死，凶僧不知是計，又恨極大爺夫婦，立時答應，沒想到五賊，祇是虛聲誘敵，自願自，業已逃遠，祇他一人，相隔最近，馬雖被他打傷，去掉兩三寸長一條皮肉，凶僧却被修二哥擒來，拷問明白經過，當時處死，作為強盜明火打搶，被衆鏢師打殺幾個，餘均逃走，沒有追上，由商客花了點錢，地方官照例裝聾作啞，當地離城又遠，常出盜案，好在事主，是大商幫，多年往來，居民住客，均可作證，就此糊塗了事，次日，大嫂回到娘家，問知大哥未去，苦竹溝那夥坐地分贓的盜黨惡霸，所有莊園，均被昨夜一場大火，全數燒光，當地祇此一處獨莊，遠近居民，常受欺凌，畏之如虎，祇當全家，被火燒死，無人過問，大嫂回時，祇見十幾個老實土人，在掘火坑，死尸一個不見，料被二俠殺光，再把死尸，投入火內，田產分與附近土人。嘍囉也被遣散，匆匆回到家中，發現大哥留書，方始消氣，對於三凶兩怪，却

是恨到極點，等了一個多月，大哥北京事完趕回，問明前事，自是大怒，夫妻二人，立往尋賊，爲防五賊狡猾，容易漏網，並向各地同門好友遙知，到處搜尋，一連兩年，才在關封左近相遇，可惜無人相助，祇他夫妻二人動手，結果仍被逃走，五賊連傷也未受，又隔半年，我和二弟，同往訪着，恰巧撞上，五賊上次合鬥他夫妻，並未佔到上風，三囚中的神刀手朱子方，還幾乎被大嫂，用鎖心輪打傷，大凶惡狗星張洪泰，又被大哥一判官筆，幾乎連腿筋挑斷，仍不知道進退，一味記仇，約了幾個有力賊黨，欺他夫妻，在家開荒，無人相助，欲用迷香，前往暗算，不料湖邊沙洲上，那些農人，在他夫妻領頭之下，成了一家，方圍兩百多頃水田，好幾千人，成了一體，村規又好，平日守望相助，外來壞人，休想鑽得進去，鬼計還未使上，人已全數驚動，來賊見土人太多，圍住盤問，因上來答話，前後不符，土人生疑，當時露出敵意，人是越來越多，如其動武，恐將對頭驚動，事更無望，還須吃虧，本想敷衍退去，無奈對方，先以客禮相待，後來看出歹人，已不客氣，口風越緊，連想脫身，都辦不到，來賊見勢不佳，正要翻臉動武，我二人也正趕到，因聽大哥大嫂說過，內中兩怪，面上又有記號，一個刀癡，一個鴛鴦眼，極容易認，再看出來人，分作兩起入村，身邊都帶有兵刃，身法武功，均非尋常，越料敵人上門，二弟洵氣，因爲去過幾次，村人全都相識，假意解勸，



令衆讓開，一面發話引逗，暗中嘲笑，想把來賊穩住，好使全數落網，也是我們，均未見過五賊，祇看出內有兩賊，最是強橫，領頭發話，並有動武之意，心疑爲首的賊，沒想到五賊，奸狡非常。照例支使別的笨賊，上前發威，他們閃在一旁，觀看風色，說不幾句，賊黨聽出口風不對，兩怪首先驚覺，發出暗號，正要動手，主人也得信趕來，來賊雖有十個，我們祇得四人，一則作賊心虛，又見那上千土人，一聽說是強盜來此，尋仇生事，全都憤極，內有一些壯漢，農閒時，均經大哥指點，學過武藝，紛紛拿了刀槍棍棒，沒有的便拿釘耙鋤頭當兵器，同聲喝殺，我們惟恐誤傷，故意發令，分頭堵截，暫時不令動手，他們最聽大哥的話，立時依言行事，沒有走的，使用石塊亂打，來賊多高本領，也禁不住人多，想要回手，又被我們三柄鎖心輪擋住，轉眼打倒了兩個，越發心慌意亂，又是兩怪先逃，三凶緊隨在後，五賊一逃，下餘三賊，見五賊一言不發，丟下他們被請來的幫手，當先逃走。急怒交加，正在邊逃邊罵，被衆土人，迎頭攔住一打，相繼又死了兩個，祇有一賊，帶傷入水逃走，五賊也有兩名負傷，仗着精通水性，當地近在湖邊，竟被赴水逃去，仍是一個也未除掉，因料五賊，仇恨越深，早晚還要上門生事，大家商計，決意除此一害，那知由此起，想盡方法，到處打聽，始終不曾得到一點信息，一晃三數年，我們已把他忘記，想不到會在這裏出現，大師兄平日形跡隱

祕，姓名年貌，常時更改，五賊也許不知鐵笛子，會是我們大師兄，更沒想到我和二弟在此，沈大哥得信，也必要前來，湊巧大嫂上月往遊華山，也許便道來此，和大哥約好，同尋大師兄下落，都不一定，去往張家的賊黨，必是五賊之一，還有兩凶，理應同來，並沒有見，另一少年，多半不是賊黨，如我料得不差，不是大哥，也是我們朋友，他兩夫妻，近年本領越高，形跡也越隱祕，等飯吃完，我和二弟，前往尋他一尋，就知了，說時，酒已吃完，飯剛送上，鐵笛子笑道，你們和三凶兩怪，這些過節，我祇知道一點，還不詳細，真想不到這五個狗賊，會如此胆大，你夫妻就不遇見此事，也必要走一趟，去留聽便，但我有事，必須一行，一個不巧，便要明朝才回，旺子這娃兒，胆子太大，去祇管去，你們却要照我所說，將他帶走才好呢，姜飛見他說完起立，似有行意，笑說，我知大師兄，以酒爲糧，不是想把旺子交我二人，二姊說這一大套，早不等聽完，就忙着走了，這娃兒連受驚恐苦痛，一夜未睡，我們去完回來，再帶他走，讓他養點心神多好，鐵笛子把怪眼一翻，笑道，你兩口子，想圖輕鬆，把他丟下，却是不行，休看這娃兒，胆大無知，不聽師長教訓，怎麼好說，老是心心念念，打算跟着淘氣，早晚非吃上一點苦頭，不會知道輕重利害，一則年紀太小，外面的事，還不懂得，二則他盼望太切，知我行踪無定，恐又滑脫，尋找不到，心太依戀，想跟着長點見識，

看個熱鬧，也是情有可原，剛拜師不久，還不知道我的心情，和師門規矩，不能一概而論，我輕不收徒，既然答應收他，他那出身爲人，和恆心毅力，遠大的志氣，又無一樣，不對我的心思，暫時無暇管教，祇能原諒他的短處，一切都要照顧，先想蘇李二賊，業已訂約，黑老來此窺探虛實，又吃虧而去，料定賊黨，多不要臉，尙不致於乘我們大人不在家，欺他一個毫無本領的小娃，此時形勢，却有好些可慮，使你兩口子，也不比我向來孤身一人，一家一當，全都帶在身上，各人隨身都有一點東西，如嫌累贅，放在他的屋內，人去之後，賊黨難免乘虛而入，老漢見有來賊，自然不肯坐視，祇和早晨一樣，一發當年老脾氣，當時便是亂子，如將旺子帶走，你們那些零星東西，都可交他指上，他年紀小，不遇敵人，爲師長出點力氣，也不相干，遇見對頭，你二人空身應敵，輕便得多，他也決不致於受害，這麼一來，他可長點見識，你二人有他代指包裹，祇不穿那雨衣，便不會被敵人看破，就有賊黨來此，人都走光，老漢父子，隨便如何說法，均可應付，不是好麼，萬芳笑答，大師兄的意思，我全明白，你向來不收徒弟，收了徒弟，這樣愛法，却是少有，此時雨住，天有晴意，那雨衣實太顯目，賊黨祇要以前遇過，一望而知，本不應再穿身上，可是旺子，在這裏是個熟臉，誰都認得，昨日先和狗子結仇，後又得罪了三個惡賊，這樣同我們一路，豈不成了招牌，還有我二人的包

裏，雖然不大，併在一起，也不算小，包中除換洗衣服，幾件兵器之外，爲想沿途接濟苦朋友，內裏還有好幾百兩銀子，分兩頗重，江湖人眼裏，一望而知，我們兵器，折疊靈巧，不易看出，更使對方誤會，以爲內裏，藏有大量金銀，他一個村童，何來許多財物，沒有事也必惹出事來，就說我二人的鈎連槍和判官筆，可以分藏身上，銀子也可分帶一些，那一對鎖心輪，先不好帶，照他原有形貌，如何能行，依我之見，率性連他容貌，一齊改變，包裹也分成三份，祇將衣服交他，免他一人吃力，反正這兩件兵器，日內必定傳他一件，不過鎖心輪，恩師親傳，不便送人，你如造得出同樣的兵器，我連此輪，也一齊傳授如何，鐵笛子笑說，四妹，你當我鍾愛此子，故意繞灣，代他求教麼，依我三人交情，用不着說，我的徒弟，便是你的徒弟，何必用什手段，就恐你們客氣，儘可明言，用不着這一套，定要你們，帶他一路，當然有點用意，祇爲急於起身，無暇多說，并非如你所料，旺子有了昨今兩日的事，走到路上，自然觸目，但是無妨，一則你們裝束已變，面目全非，有人詢問，儘可作爲你們採藥相識，由此路過，見他孤苦可憐，又恐受害，收作徒弟，將他帶走，有什相干，真要有什瞎了狗眼的強盜，看中他包中金銀，也是自找無趣，怕他作什，何況這娃兒，又鬼又淘氣，總算心眼還好，祇經我兩三年的管教，足可成一人材，你方才所慮，我料他自會想法，今夜不同，便須明後

日，我走之後，你將他喊來，最好仍照預計，連萬山一起，先往玉泉崖，準備好了食宿之處，再作商計，能帶他一路更好，真要意願，有了地方，就可安頓，不過當時必須和他見面便了，姜萬二人，剛點頭答應，鐵笛子說完前言，已匆匆走去，隱聞隔牆王媳笑語之聲，也未留意，萬芳先顧說話，尙未用飯，姜飛恐怕飯涼，方想叫他另換一碗，忽見裏房，走出一個貌相奇醜，和旺子差不多高的村童，手中託着一個木盤，中盛兩碗剛出鍋的熱飯，和一壺新泡好的熱茶，端了過來，放在桌上，恭恭敬敬，侍立一旁，萬芳見那村童，眉眼歪斜，面色花綠綠的，十分難看，穿着一身新夾襖褲，腳底一雙布的鞋襪，也是剛剛上身，沒有絲毫水泥污穢，祇當老漢孫兒，方想，土人村童，都穿草鞋藤鞋，大雨之後，滿地水泥，如何上下全新，如是老漢令其拜見，怎又沒有稱呼喊人，送上茶飯之後，神態雖極恭敬，一言不發，是何原故，正覺幼童，醜得奇怪，心中好笑，猛一抬頭，瞥見先兩獵人，業已吃完走去，老漢父子，同望自己這面，面有笑容，王媳也由裏屋走出，似忍不住好笑神氣，心方一動，有些醒悟，未及開口，姜飛手指村童，也剛笑說得一個你字，村童已先恭身說道，二位師叔，并非旺子無禮，實在是一時無知，做錯了事，改不過來不是怕師父生氣，早出來了，請二位師叔，不要見怪，饒我初次吧，二人聽出旺子口音，一問經過，原來旺子，平日常聽老漢全家，說起師父形踪飄

忽，不可捉摸，好容易拜了師父，又見到兩位本領極高的師叔，心雖喜極，仍不放心，老恐師父，忽然走去，又恐把他丟在一旁不管，恨不能寸步不離，才對心思，無奈師命難違，勉強睡了個把時辰，興奮過度，夢中驚醒，一看天色尚早，想起師長之言，不敢過去，便在對屋，隔窗探看，因師父要他午後才起，正越等越心焦，偶一回顧，瞥見桌上酒杯中，三位師長所用易容藥水，還剩有好些，不曾收起，先前留心查看，知道用法，和藥的多少，打算試他一試，照樣用筆蘸藥，如法描畫，畫成之後，沒有鏡子，無從照看，乘師長談笑之際，光着個腳，由後窗溜出，再由樹林中，繞往王家後屋，翻窗而進，王媳見他，那樣醜怪，幾乎嚇了一跳，問明之後，笑不可抑，旺子童心好奇，一照鏡子，先頗驚奇得意，及聽王媳警告，說此舉不合，何況易容丸，乃你師父珍藥，未奉師命，如何妄用，洗又洗不掉，才着了慌，後來王媳，和他仔細商量，覺着醜媳婦，難免不見公婆，反正無法隱瞞，率性換好衣服，想好一套說詞，出外請罪，也許無礙，剛把衣履換好，走到門口，一聽師父說他，胆大淘氣，又自害怕，不敢出去，似這樣，遲疑了一陣，見師父就要走，二位師叔，吃完末一碗飯，也要起身，聽口氣，還要去往小屋喊他，王媳又在一旁催促，方始端飯走出，見姜萬二人，竟不認得他，又是高興，又是顧慮，恐二人怪他胆大淘氣，立在一旁，偷看眼色，正想心事，忽見老漢父子爺

媳，望他發笑，對方似已有些明白，心想，再不稟告，便成有心戲弄，忙即開口求饒，不料姜萬二人，俱鄙童心未退，反覺這類易容之術，并非容易，旺子祇看了一會，居然學會用法，雖然還有一些缺點，能夠這樣，已是難得，笑說此藥搽上，至少要過一個對時，還要用你師父的解藥，方能化去復原，如想繼續不變，祇不用熱水洗臉，便可連經多日，你這神氣頗好，不過小孩子家，畫得太醜，使人看了好笑，反易注目，眼皮吊得也頗難受，我們回到小屋，代你再描兩下，穿上這身衣服，便遇賊黨，也認不出，布鞋恐防水濕，換一雙草鞋吧，旺子喜諾，又問師父知道，可要生氣，萬芳笑道，你師父如問，就說你姜師叔的主意便了，旺子忙答，這個不好，師父知道，不過怪我淘氣，加點責罰，如何可以騙他，萬芳微嘆道，你這也怕，那也怕，怎麼好呢，姜飛見他發僵，笑說，時已不早，我們還要去尋沈大哥的下落，這小孩果然不差，不要逗了，隨告旺子，你那師父，耳目靈敏，心細如髮，你由後窗，繞往王家，易容改裝，必已知道，所以走時，那等口氣，你這樣刁鑽古怪，却不肯欺瞞師長，正是你的好處，有我二人，代說好話，想必不致見怪，本來應去玉泉崖，看好地方，再去尋人，但是到處水泥甚深，往返也有不少的路，你沈師叔，這時不見到來，樹下少年，是否是他，還拿不定，如是外來劇賊，固應探他來意，要是沈師叔，他明知你師父在此，王老漢他也見過兩面，怎會不

來，內中必有用意，恐他人地生疏，必還不知我夫妻在此，也應先見一面，到了路上，你祇裝傻，不問少開口爲是，這幾起惡賊凶人，恐已合流，我們人少，再要一發山水，兩頭兼顧，事情還麻煩呢，萬芳隨問旺子，吃飯沒有，萬山夫妻，見外面無人走過，已湊了過來，從旁笑答，旺子先在裏屋，業已吃過，玉泉崖已聽大爺說過地方，路雖難走，好在不是崖頂，祇要知道地方，便可尋到，二位叔父，和旺子先走，小姪夫婦，假裝斫柴，覓取藥草，將應用東西送去，就便安置可好，姜萬二人，想了想，令其去時留意，便同起身，先往旺子屋內，準備停當，把包裹中的衣物銀兩，連同兵器，分別帶在身上，萬芳笑對旺子道，你師父想是知你練了大半年，紮有一點根基，昨夜見你，由石牢中逃出時，頗有功力，知我師傳十八手鎖心輪，可以速成，這件兵器，本身便有許多妙用，看他走時心意，似想我們把你帶到玉泉崖，傳授幾手，有此特製兵器，祇要稍爲有點力氣的人，便可用以防身，本應照他所說，教上半日，把手法學會再走，一則，你姜師叔，急於尋人，大雨之後，到處積水污泥，也實討厭，事情不忙在這一半日光陰，今朝見你，鏢打黑老，手法甚準，不過鏢有暗記，尋常打獵尙可，對敵不宜應用，以防惹事，連累主人，包中暗器甚多，內有十二支手箭，數十粒鋼丸，你可拿去，手箭當鏢用，無須傳授，鋼丸用手指彈出，也易學會，現就傳你手法，照你那麼機警靈巧，你



師父說你身法，也頗輕快，同走一路，並不累贅，如遇敵人，不動手最好，萬一非打不可，你不要和他硬拚，祇拿這兩件暗器打他，一面縱跳閃避，如其一對一，多半不會吃虧，這根三截鈎連槍，原有好些用處，你急切間，自不能學會，遇敵時將他抖直，專當槍用，暫時借以仗膽吧，二人邊說，邊取鋼丸鈎連槍，分別指教，教的人固極盡心，旺子也真聰明，加以平日，用功甚勤，常受王老漢指教，好些手法，多半學會，當時一點就透，姜萬二人，見他這樣靈慧，越發高興，本定打好衣包就走，傳了半個多時辰，竟忘起身，後來還是王媳送信，說山口外，張家莊前廣場上，有人動手，蘇李二賊和黑老，均未在場，雙方均不知什麼道路，先是一個少年，獨敵多人，那鴛鴦眼也在其內，少年這面，後又來了一個幫手，打傷了兩個，跟着，連老帶少，先後又來了七八個，看去像是鴛鴦眼一面，不知何故，照面說不幾句，便各分開，那兩少年，自往新集村鎮上走去，鴛鴦眼這面，約有十餘人，因內中兩個，是由張家相繼趕出，如在往日，有人在張家門前打架，簡直大逆不道，再要有他們的人在內，對方更非吃大虧不可，可是張家許多惡奴打手，都在門前旁觀，無一上前，也未開口發話，附近土人，誰也不敢近前，因雙方交手，沒有多少時候，鐵大爺並未在內，我們得信時，人已散光，最奇是，祇有兩個老賊，仍回張家，餘人均未同去，各自扶了受傷的人，一同走去，乃是去往新集的

一條小路，爹爹恐那兩少年是自己人，命我來此送信，請二位叔父走吧，姜萬二人聞言，忙帶旺子，匆匆起身，見外面已有土人來往，便照王媳所說，由王家房後樹林中繞出，到了山口石崖之上，乘人未見，一同縱落，往外趕去。這長幼三人，都是採藥行販打扮，王媳惟恐不像，又代旺子，尋了一柄藥鋤，一個藥籃，挑在肩上，布衣破舊，旺子雖是一身新衣，也是粗布，脚底一雙草鞋，形貌又都變過，路上行人，誰也不會看出，三人暗中留心，見張家廣場上，空蕩蕩的，低窪之處，多有積水，當中倒斷了一株半抱來粗的楊樹，像是刀劍斬斷，沿途土人，三三兩兩，交頭接耳，均在議論前事，張家門前，立着幾個惡奴，另有十幾個土人，打掃水泥落葉，天色還是那麼陰沈，當地連山口一面，共有五條路徑相通，張莊地勢居中，但被兩條溪流隔斷，往來的人，極少由他莊前經過，便有也是去往西面村莊，貪走近路的過客，土人十九沿溪而行，相隔門前十好幾丈，除那些打掃的土人外，從無一人，隨意走近，溪邊這面大片田地，甚是肥沃，天已申酉之交，人都忙着煮飯，洗晒衣服，各處土崖窰洞內，已有炊烟冒起，許多一絲不掛的村童，有的牧牛，幫助大人做事，收拾東西，年幼一點的，便在泥水裏打滾，無一個不是面黃肌瘦，污穢不堪，好幾十家土人，分別擠在極小一片土坡之上，都是殘破矮小的土牆茅屋，破房前後，稍有一點空地，都種滿了莊稼，下餘大半都住土窰

之內，溪對岸却整整齊齊，立着一叢房舍，後面還有大片園林，遙望過去，園中花木，錦繡也似，楓葉已紅，桂花初放，時有桂花香味，隨風傳來，雨後園林，越發顯得新鮮清麗，那掩映在花樹叢中的樓台亭閣，少說也有二三十處，同時並立的幾所有錢人家，光景也差不多，估計這幾家富豪，所居房舍園林，佔地少說也有好幾百畝，四外空着的地方更多，莊前還有空出大片廣場，祇種着一圈楊柳，地上的草，剪得和碧氈也似，雖是秋天，一眼望過去，還是那麼綠油油的，不是經過一日夜的大雨，有了積水，數百畝豪腴之地，決看不出有一點高低，其實，天色不算真晴，太陽未出，雨落不落，尙看不准，因那廣場，專供狗子張興保，偶然高興，騎馬試劍之用，狗子嗜好太多，雖養了幾十匹快馬，吃得又肥又壯，騎術不高，武藝更是外行，尋常一兩個月，難得用上一次，惡奴們却把他當成一樁大事，爲了狗子，喜惡無常，說要就要，明知不用，也要備齊，當地三家富翁，都是內親，聚族而居，張家財勢最大，廣場也是他家所有，照例不等天晴日出，雨稍一停，必要召集佃戶土人，將廣場上的水泥雜草，打掃乾淨，有時剛打掃好，又下大雨，祇得候雨稍住，從頭再來，所以一到雨天，土人最是苦惱，自己家中，敗屋破牆，滿地泥污，老少衣物，全都濕透，看去已是心煩，不及收拾，還要踏着水泥，去代田主人，打掃不相干的空地，稍爲老天作對，一直忙上兩三次，不得休息，那

是常事，沈姜二人，見那些土人，放着家中一片狼藉污泥，男女幼童，都成了泥人，絲毫不管，却代人家收拾，這些無用的空地，分明迫於無奈，心大不平，暗忖這類人，如論表面，他那田地，不是祖上所留，便是自家半生心力的積蓄，老的平日深居簡出，向不多事，偶然還發善心，施點茶水棺材，醫藥之類，並非惡人，小的強橫霸道，乃近兩年的事，因其不大出來，被他打罵的人，也極有限，土人生來窮苦的命，不是這幾家，有大量田地出租，連飯都沒得吃，租佃出於雙方自願，輪流替他做工，也是慣例，他這不勞而獲，盡情享受，乃是理所當然，並非搶劫而來，如何和他作對，省得那樣罪大惡極，却不知這類由於從古以來的流弊所及，自然發生，逐年加增的無形罪惡，比那有形盜賊殺人，還要弱國病民，利害得多。因為這類擁有廣大田產的田主人，一面倚仗他的財勢淫威，侵佔吞併，鬧得窮者越窮，富者越富，人世上的財產，都被少數人，侵吞了去，鬧得廣大人民，都成窮苦，他們有財有勢，官私勾結，任性妄為，做了大奸大惡之事，可以相互遮蓋原諒，在財可通神之下，沒有辦不到的事情，而這不知多少千萬的黎民百姓，日子越過越苦，越發不能自拔，敵又敵他不過，無論何事，都是窮人該殺，富貴中人有理，任其宰割，於是強壯一點的，便流為盜賊，鬧得刀兵四起，人民越發苦難，受那正反兩面的壓榨掠奪，朝不保夕，善良老實一點的，見自己終歲勤勞，難得溫

飽，稍多一點收割，便被田主人，強奪了去，說他田好，出產得多，明年還要加租，自己白出血汗，以後添上一層盤剝，還使田主，以此爲例，叫別的同類農人，照樣加租，一個繳不上，便吃許多苦頭，甚至家敗人亡，賣兒賣女，都在意中，照此情勢，自然誰也不願多賣苦力，來種下自己的禍根，既沒有改進農作的心思，又沒有反抗暴力的勇氣，就這樣，墨守成規，相沿下來，農民這面，歷時千百年，依然是樂歲終生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，至多所受苦難太深，實在活不過去，一夫號召，衆人揭竿而起，同舉義旗，反抗暴政，經過一場大變亂，好容易亂平事息，以爲可得安樂，無奈這類最關緊要的惡制度，沒有根本改革，人都自私，爲首起義的人，再爲帝王將相，車馬宮室，子女玉帛，種種享受所誘惑，照樣還是老調，祇換了一批人，億萬人民，並未得到真正益處，甚而苦難更深，都不一定，於是每隔數十年，必有一場變亂，每隔百年，到二百年，必換一次朝代，人就這樣世世代代，痛苦下去，其實，天才智慧之士，不是沒有，但極少數，而這少數人的成功，都是由於飽經憂患，深知民隱，能和大衆的人，合成一體，所行所爲，也都照着這無數大衆人的心意，才得成就，他本身先是個人，既不是神，也不是怪，生在衆人之中，自不能離開衆人而孤立，天才智慧，祇是他替衆人領頭發揮的工具而已，下餘億萬人民，也各有各的智能，爲了這些少數人的壓榨限制，無從發

揮，勤勞所得，不是被人侵佔了去，便是永遠做人奴隸，除了逼得無法，起義造反，拚個你死我活而外，別無法想，休說田地出產，不會增多，連百工技藝，也必停滯不進，除却爲圖善價，專供少數富貴中人玩好的，奇技淫巧而外，關係民生食用之物，自不會有多發明，可是地土有限，荒蕪之地，無人開墾，苦人想開，沒有農具資力，便開出來，也被貪官土豪奪去，祇好任其荒廢，大家都擠在原有這片現成土地上生活，人不能不生育，人是越生越多，可供衣食的土地，本就越來越不夠用，又被這般少數人，用種種暴力，和一些自命有理的說法，盤剝強奪了去，人再自認命苦，聽其自然，當然沒有出頭之日，退一步說，就算這少數人，心地多好，他那制度，和自然發生的行爲，已是這億萬人的大害，一面國家衰弱，人民苦痛，一面却在恆舞酣歌，酒色荒淫，園林車馬，盡情享受，使許許多多，世代苦難，歷千百年，不能翻身的人民，受他有形無形的危害，卽此一端，千萬要不得，何況他們，還要窮奢極慾，倚勢橫行，像張家這樣，爲了一個未成年的狗子，偶然一時高興，便荒廢上大片土地，隨時勞役許多苦難土人，放家中田舍兒女，不能照管，專一爲他收拾水泥，打掃馬場，別的罪惡，不問而知，再聽旺子，說他買青放利，以及多進少出，各種巧立名目的盤剝，土人常時爲了青黃不接，飲鳩止渴，借他一點造孽錢，一個還不清，便掉在泥塘裏面，越陷越深，休想拔出腿

來，年景不好，固是要受重重剝削，有苦難伸，年景豐收，又要受到穀賤傷農之害，眼望着大量農產，值不了多少錢，換不到平日必須的衣物，等到糧食被富家用賤價收光，過了季節，存糧吃完，照樣還要借債度日，除非人口較少，全家男女，都能耕種，一年忙到頭，也祇落個無債一身輕，吃碗苦飯了事，但這類深知利害，不輕舉債的農人，生活既苦，田主也並不甚歡迎，非但照例交租，甘受壓榨之外，還要為對方，多出勞役，三節兩壽，多送一點禮物，才能勉強敷衍下去，否則，便不免於把田收去，表面上有借有還，出於自願，沒有這些富人接濟，當時先過不去，欠債還錢，理所當然，實則，農民所受這些苦痛，那一樣不是制度不良所造成，在對方財勢運用之下，自然而然，就要走上窮困死亡的道路，而不自知張家本身，就是貪官污吏，和純袴惡霸，小的不過倚仗財勢，和錢買來的功名，任性揮霍，荒淫為惡，因其年輕，剛出面不久，受害的人，祇是表面，還不甚多，老的更因做了多年官吏，由貪污積蓄了大量宦囊，再繼承祖上遺留的大量田產，和這種根深蒂固，勢所必然的萬惡制度，加上許多心腹爪牙，終日想盡心思，吃人肥己，借着顯宦豪紳的招牌，不時花點小錢，用施茶，施藥，施衣，施棺等善舉，假裝善人，一面從容手下，欺壓土人，無所不為，估計老賊，由做官起，直到退隱，做鄉紳富翁，他這大半生所迫害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，所居高房大屋，園林樓台，

那一樣不是許多民脂民膏，和這些被害人的血汗結成，萬芳性情較剛，越想越有氣，後再聽旺子說張氏父子，房中妾婢，全是附近窮苦人家的女子，多因欠了他家重債，迫不得已，將親生女兒折價，送上門去，和霸佔而來，就這樣，姿色稍差的，還不肯收，非逼得人家敗人亡不止，內有三個少女，家在天水附近，離此尚遠，並不欠他的債，祇爲張家，在天水買有一片山地，種了幾千株菓樹，出產風景都好，聽了小人小話，心疑管山的惡奴作弊，冷不防，父子二人，借遊山爲名，前往明查暗訪，不料所用惡奴，互相勾結，結黨營私，各有照應，管山的是一老惡奴，得到信息，知道常年作弊太多，主人來勢太急，不及遮掩，實在無法，想了一條美人計，仗着勢迫利誘，連夜將那三個少女，強接到家，作爲義女，到時故意使其現身，果被張氏父子看中，前事不究，祇令說法，惡奴一面用花言巧語，連嚇帶騙，將三女逼送上路，對那三家父母，先許上些好處，稍爲違抗，便倚主人勢力，綁吊毒打，率性連那極有限的身價銀子，也都吞沒，祇有一家，識得利害，又與惡奴，有點交往，落個人去身安，下餘兩家，一個先上惡奴的當，認爲對方年老，愛他女兒，想收義女，並無他意，平日又曾交往，不知口甜心苦，祇說接去住上兩天就回，沒想到從此生離，不能再見，等到說出詳情，稍爲哭喊要人，便被打個半死，還幾乎吃了官司，另一家祇有一母，不敢反抗，活活氣死，這三個女



子，逼到張家，兩個年輕的，做了丫頭，一個到家，就被狗子收房，強納爲妾，亂子也就出在這上面，當地後山，原伏有一夥刀客，以前雖常在外打搶，一向不在所居五百里內，殺人劫財，爲首兩人，甚是豪爽，與人交易，公賣公買，從不欺凌弱小，土人多半認得，因不爲害本鄉，有時還肯幫人的忙，出手又鬆，誰也不肯叫破，彼此相安，已有數年，官府明知山中，藏有刀客，惟恐激變，祇求其不在本縣生事，自來裝不知道，因此勢力，越長越大，窮人都往相投，人也越多，這夥刀客，向來打搶，均在遠處，不是值得下手，一舉成功，從不輕發，早就聽說張家富名，因拿不准對方虛實，又聽說主人，做過大官，家中養有不少武師打手，所居雖近山野，但隣近好幾處往來要道，人煙稠密，許多顧慮，幾次要命人往探，都因好些難題而止，自從三女，被張家強搶霸佔，風聲傳出，被爲首刀客得知，業已氣憤，那被惡奴毒打的一家，夫妻二人，均在中年，祇此一女，被人搶去，遭了毒打，惡奴還要向官府，告他一女兩賣，虧欠不還，眼看就吃官司，心中悲憤，立志報仇，竟連所種的幾畝山田棄掉，帶傷逃往山裏，向刀客們哭訴，爲首二人，一名豹尾鞭花蟬，一名野馬張三，先想本鄉本土，不應作案，尙在遲疑，無奈手下衆刀客，同情苦主，全都激怒，非要主持公道不可，又見這兩夫婦，哭訴經過，和所受鞭傷，實在慘酷，便對他說，我們久居此山，不能改變舊觀，不過惡奴，

實在該殺，好在你已無家可歸，可先將傷養好，帶着幾個弟兄，半夜趕往前山，將惡奴全家殺死，不要動他財物，作爲是你夫妻報仇，免得壞了我們舊日山規，事後我們打聽好了張家虛實，就勢大舉，搶上一票，將你女兒救回便了，過不幾天，便命人將那惡奴，全家殺死，正要探明對方虛實，前往下手，不料張家，聽說管山的惡奴，全家被人仇殺，一面報官，命人接替，爲防萬一，又派了兩個得力武師，前往查訪，到不幾天，便探明經過詳情，深知這夥刀客，人多勢盛，忙回送信，經此一來，連當地官府，也被嚇住，那裏還敢追究，張錫元老奸巨猾，身家念重，惟恐追緊結怨，發難更早，天水左近的山又多，刀客都藏在深山裏面，仗着地利天險，便大動官兵，也無法搜剿，暗中雖在聘請有名武師，專作保家之想，對於惡奴之死，竟自丟開，官府見苦主，不再追究，越發鬆懈，仗着偏僻小縣，離省又遠，就此把一場慘殺，全家的人命大案，敷衍過去，張家因聽武師回報，刀客利害，却是從此提心吊胆，本在到處約請能手，最好用上點錢，由所請的人出面，將這夥刀客除去，成功之後，便與當地官府勾結，作爲地方不靖，所練義勇鄉團，幫助官軍，官私合力，掃平一處亂民，使官府升官發財，自己以在藉官紳，深明大義，爲朝廷出力，消滅隱患，就不東山再起，也可得點獎賞封贈，算是一舉兩得，如其事敗無成，不過糟塌一點聘禮，死傷的是外人，也與他家無干，這一年

多，雖也輾轉請過幾個有名武師，一聽要和這夥刀客爲敵，都說山深路險，地理上先吃了許多虧，不如以逸待勞，要強得多，祇管誇口，說刀客來兩個，必死一雙，並在兩條來路上，設下幾處耳目，窺探動靜，誰也不肯犯險前往，有兩個胆大氣粗，新來不好意思，想要貪功的，雖想一試，對方人多，別的武師打手，不肯附和，祇得罷了，事隔經年，因那爲首刀客，一向謹慎，探出對方，有了防備，均想等待時機，不肯妄發，這夥武師，見刀客始終未來，都說大話，認爲自家威名遠震，不敢來犯，張興保再一吹他文武雙全，區區刀客，不值一提，他便不敢來，我早晚也必帶人尋他，老的到底有點經歷，正在半信半疑，昨夜忽然來賊，祇李文玉一賊動手，便將所有武師打手制住，全家忘魂喪胆，以爲大禍臨身，不料老賊蘇五，與他杭州任上相識，有過交情，祇受了一場虛驚，便化敵爲友，老的鬼計多端，覺着此真天賜良機，正好以毒攻毒，於是卑詞厚禮，把蘇李二賊，奉如天神，後來美人計成功，越發得意，蘇李二賊和黑老，那樣凶險狡猾，竟上了老狗的圈套，非但所索金銀，分文不要，並因對方激將，打算就着尋人之便，給這些刀客，一個利害，可見張氏父子，表面從未親手殺人，實比手持刀槍的強盜，還要凶惡等語。

#### 四 桂子飄香秋山如畫山民報警客館驚心

三人原是邊走邊說，萬芳聽完，忽把秀眉一縷，氣道，三弟，我們這些年來，和大哥各位師兄師姊，也會到處除暴安良，打抱不平，常覺好些號稱惡霸的豪紳富戶，罪不致此，除却一些窮凶極惡之徒不算，事後想起，往往後悔，覺着他們，雖是重利盤剝，壓榨農民，當初一主一客，也均出於自願，何致說得那麼罪惡深重，尤其這些人，祇要犯在大師兄手裏，每使人覺得處置太過，心中不安，直到今日，聽旺子一說，他一幼童，並不知道多少道理，所說全是實事，不知怎的，我會恍然大悟，活了好幾十歲，才知這類極少數的富豪劣紳，便不天性凶殘，公然作惡，但他本身制度，先是一個歷代相傳的大害，他便多麼善良，因其專做剝奪他人，以爲己有，勞役衆人，供他一家一族享受的事，自然而然，也必走上這條害人的道路，方才我曾想到，人都愛他自己所有，多想日子過得好些，如今到處都是大量苦人，却又無人與之休養生息，也無謀生之道，全是爲了沒有恆產恆業之故，好的土地，已被少數人，霸佔巧取，邊荒之區，沒有資力，前往開墾，即便千辛萬苦，開墾出來，又被這些少數人，侵吞強奪了去，所以大衆百姓，永無安生之日，人是越生越多，自然越過越苦，假使有大權力，使其分田而耕，量力而

得，人人均有恆產，人人自然詢知向上，沒有窮人，也無大富。具有智能，而又勤勞的人，享受就比別人稍高，是他自己心力所獲。既不爲過，常人除非懶惰自棄，也都能安生活，這樣互相勉勵，各盡心力做去，原有土地的出產，先不止此，新開墾出的地利，也必逐年增加，人口祇管加多，這一大片山河世界，也不愁沒有衣食之處，我們暫時無此權力，祇好看就就做，救一點，是一點，天下事，隨着年月改進，沒有一成不變之理，假使永遠停滯，我們此時，仍和上古茹毛飲血，一樣生活了，那有今日，照我看法，如今富吞貧，貴壓賤，爲了有限的人，巧取豪奪，使廣大人民，沈淪水火，落在終身窮苦之中，不能自拔，危害業已到了極點，就是我們，看不見全部改革，過上一二百年，自來物極必反，早晚也必有這一天，使所有的人，沒有貴賤貧富之分，大家都能安居樂業，各以智力，取其所得，人間永無爭殺，天下也必從此太平，多麼好呢，三人一路低聲談論，不覺走往新集村的路上，這條路，在張莊的西南角上，相隔半里，是個三叉路口，前段都是山溝野地，走出七八里，才到集上，乃是本縣一個大鎮，附近各縣，藥材山貨，集散轉運之處，就不是集期，照樣來往人多，好些東西，都買得出，與別的山鎮不同，全鎮共有數百戶人家，分爲前後兩街，前街多是各業行商的貨棧，後街人煙稠密，居民較多，開有二三十家商店，出賣農具，和食用之物，還有兩家酒樓，幾家宰

店，西北路上的客店，大都院落寬廣，備有牛馬棚，最大的能容數十輛兩三套的大車，內中一家悅來店最大，共有五座院落，能容二十多輛大車，店主人也是一個老江湖，與王萬山，最有交情，三人去時，還帶有萬山一封信，另一條路，由三岔路口往西，便走上通往天水的驛路官道，沿途村鎮頗多，這且不提，姜萬二人，因老漢聽說，方才動手的兩少年，和那一夥賊黨，多半去往新集一面，祇時間有先後，賊黨等少年走後，隔有半頓飯時，方始起身，所行雖是另一條山路，前面並無大的村鎮，就有村落，也是種着張莊這幾家富戶田地的窮苦土人，不會停留，到頭仍要繞到三叉路口，雖拿不准這夥賊黨，是否走往天水，看那行徑，頗似跟在兩少年的後面，二人急於尋訪沈鴻下落，看兩少年是誰，因何與賊黨爭鬥，又不到山口裏去，再想，今朝遇見兩賊，便在新集一家店房門口，決計先往當地一探，因悅來店主柳六，眼皮甚雜，多少必能打聽出點線索，往返又祇二十來里，所以上來，便往新集趕去，先見雨住之後，路上往來人多，不便施展輕功，祇得且談且行，進了山溝一看，前後無人，路又寬大，左面還有一條小溪，地多砂石，雨水早已流入溪中，激流滾滾，飛馳亂竄，當中地面，微微凸起，路極好走，兩崖野花盛開，崖上下又有好些槐柳雜樹，新雨之後，樹上積有不少雨水，鮮翠欲流，吃風一吹，變成大小水點，洒到臉上，涼陰陰的，斜陽始終不會露面，到處烟籠霧約，枝

頭小鳥，剔羽梳翎，鳴聲上下，雖然時近中秋，連日依然秋熱未消，剛顯出一點秋意，時有殘蟬，曳聲而過，一陣接一陣的山風，迎面吹來，中間還夾着各種野花香氣，三人迎風而行，覺着心身輕快，涼爽非凡，沿途風景，也別有一種天然的清趣，比起來路，滿地水泥狼藉，要好得多，那溝又長又闊，當時一高興，便把脚步加快，朝前飛馳，姜飛見旺子，竟能追上，自己雖未施展全力，小小年紀，不滿一年，有此成就，已非容易，正在連聲誇獎，令其量力而行，如覺吃力，不要勉強，忽見隔溪山崖較低，還有一片斜坡，可以走上，樹木甚多，許多野生的菊花，已在含苞欲吐，並有桂花香味，隨風吹來，想起愛妻，最喜桂香，笑說，二姊，崖上有桂花樹，我們由上面走，就便採他兩枝如何，話未說完，人先一躍過溪，輕輕兩個起落，便到崖上，旺子幼童心性，見師叔誇他，自然心喜，也想逞能，口中應是，跟踪縱過，萬芳本想攔阻，見這兩人，已先縱過，祇得跟踪追去，相繼到了崖頂樹林之中，忽然一陣風來，樹枝上的積水，便和暴雨一般，當頭潑下，鬧得三人，滿頭皆濕，萬芳剛埋怨姜飛不曉事，這類地方，晴天順路遊玩，自然是好，此時樹上，積有許多雨水，一個不巧，周身被他打濕，豈不討厭，方才兩少年，已去了好些時候，也不知是否有沈大哥在內，大嫂跟來也未，三凶兩怪，已極凶險狡猾，又加上張家這起狗賊，黑老業已尋來，大師兄本領雖高，我們到底人少，

你如何還是這樣小孩脾氣，強敵當前，一點不在心上，說時，旺子眼尖，瞥見相隔丈許，一株大槐樹後，有人影一閃，旁邊正有一株桂花樹，便裝探花，趕將過去，留神一看，那人業已走開，乃是一個身揹斗笠，腳穿草鞋，形似土人的壯漢，同時發現附近樹後，還有四個，都是一色打扮，穿着一身土布短裝，因其不像賊黨裝束，姜萬二人，雖也看見，也因那幾個，都像土人，賊黨不似這等神氣，旺子人地皆熟，又未開口，祇當對方，也在崖上行走，無心相遇，不願再露形跡，剛在暗中示意，不要跑得太快，使人生疑，忽然想起，這五個土人，如何一樣打扮，衣服一色乾淨，沒有一個補巴，草鞋斗笠，全是新的，都那麼年輕力壯，崖上樹林甚多，時有大蓬水點吹落，現成斗笠，怎不取用，全數揹在背上，心方一動，忽見旺子手持一枝桂花，湊近身旁，低聲悄說，這五個人，好些可疑，背上全都帶有兵器，用斗笠蓋住，不留心看不出來，又跟在我們身後，二位師叔，留意一點，萬芳忍不住回頭一看，見那五人，業已跟來，相去不過兩丈，表面裝着說笑，目光却注定了自己這面，所揹斗笠，也比常見的大，內中一個，身材矮小的，笠邊還露出兩三寸長一角刀尖，說他綠林中人，不應這樣裝束，手脚又是這樣粗大，皮膚晒得那麼黑中透紫，說是土人，貌相神情又不應這樣雄壯強悍，身法步法，也與常人不同，一望而知，練過武功，與尋常土人，躬腰駝背，不是面容愁苦，便是舉



動遲鈍，毫不活潑的，大不相同，急切間，看不出什麼路道，本想回身，借話探詢，姜飛早聽旺子說，從八九歲起，與人牧牛放羊，在附近村落中，流浪往來，相隔二三十里的土人，便不相熟，也都熟臉，這五人從未見過，又都暗帶兵器，所以生疑，料有原因，忙將萬芳拉住，悄說，此時尋找大哥要緊，不必多事，萬一這五人是對頭，也不在我們心上，前途都是山野，不見什人，既被看破，率性走快一點，他不逞強行凶，便由他去，尋到大哥再說，你看如何，這兩夫妻，一個急於想見沈鴻，一個又極想念沈鴻之妻，女俠樊茵，旺子也急於拜見這兩位師叔，都恨不得當時趕到新集，萬芳先就不願走慢，又看出這五人的本領，全都現在外面，并非強敵，無須放在心上，聞言笑諾，一聲招呼，各把脚步放快，施展輕功，飛也似順着崖邊無樹之處，往前馳去，姜萬二人，恐旺子，功夫不到家，追趕不上，不肯施展全力，後見旺子，并不氣喘，神態自然，力說，從小爬山飛馳，善走長路，又經老漢翁媳指點，學了多半年輕功，雖不敢比二位師叔，真走起來，還可快上好些，先不甚信，二次由崖上起身，旺子又在連聲催快，并還當先前馳，細一查看，果比方才，要快得多，雖然年幼好勝，格外討好，并不十分勉強，心中一喜，便加急前進，追上旺子，三人一路，照他快慢，往前同馳，三人這裏，越走越快，途中回顧，身後五人，也在加急追來，看神氣，未必能夠追上，暗罵笨賊，

這點本領，也敢出來追人，萬芳一賭氣，又見旺子，走得毫不吃力，率性催快，等旺子長力不繼，再行停歇緩氣，看這五人，還追不追，經此一來，當然更快，初發步時，微聞身後，好似喊了兩聲，雙方相去，已有十丈以外，山風正大，不曾聽清，姜飛又在暗中囑咐，說這五個，決非我們對手，此時既不算多事，率性不要理他，於是三人，頭也未回，等將那條山崖跑完，一晃兩三里，轉入平地，路上已有行人往來，現出田地人家，和一些零星小村落，三人也由上而下，轉向去往新集的大路，回頭一看，那五人已沒有影子，心中好笑，旺子隨同急馳，一口氣三四里路，雖未顯出吃力，還有一點臉紅，便把脚步放慢，正往前走，迎面又來兩人，也與方才五人，同一裝束神情，背後斗笠中，也全藏有兵刃，均用粗布套包住，走得甚急，對面走過，頭都未抬，跟着，又遇見兩個肩挑小筐，做小生意的土人，裝束雖然不同，斗笠卻是一樣，這類揹戴斗笠的土人，本來甚多，不易分辨，如非來路五人，形跡可疑，所揹斗笠較大，看出暗藏兵器，先就留心，一點也看不出來，當日是鎮上趕集的正日子，接連三天，又當中秋將近，土人都用秋糧，和各種田產山貨，去往集上交易，往來甚忙，雨停之後，原有好些人，去而復轉，新集往來要道，水陸皆便，四通八達，來路大半天，因是華家嶺一面，村莊較少，所有山地田土，都在一些土豪富紳手裏，土人均極窮苦，趕集的人有限，早來冒着

大雨，往趕頭集的人，業已回轉，天又不早，所以沿途無什人跡，等走到入村路上，相隔祇剩兩里，便見各路田野中，肩挑背負，和推着手車，趕有牲口牛車的土人，往來不斷，內中還有好些，常往鎮上交易，有往來相識人家的，隔夜先把貨物運去，準備明朝，再交易出賣的，途中互相吆喝，笑語喧嘩，甚是熱鬧，一輪斜陽，剛在西方天邊，陰雲層中，透出紅光，附近雲層，都被映成金紅墨紫，各色異彩，天空中還橫着一條長虹，大有放晴之意，越往前，人越多，像方才自指斗笠的人，到有一多半，好些土人，爲了方便，都戴在頭上，細一分辨，由村前起，直到鎮上，前後所遇，指大斗笠。裝成各式土人打扮的同黨，少說也遇見十五六個，十有八九，是由鎮中趕出，往華家嶺一面走去，有幾個裝成行販的，都挑着一付空担，裏面隨便放上一點極少的菜蔬果品，裝成趕集回去，內中兩人，所挑扁担，狹而沈重，兩頭中間，均有鐵箍，三人料知有事，本來就想打聽，此是那路賊黨，忽見前面，便是悅來店，恰有一個身指斗笠，身材高大的壯漢，拿了一根扁担，匆匆走出，門口立着一個短裝老頭，像是店主，朝那人還打了一個手式，雖未開口，神態甚是恭敬，過去一請教，正是店主柳六，心想，此老必知這夥賊黨來歷，忙照萬山所說，把信交上，三人裝束神情，均極平常，又是那樣貌醜，柳六先未看在眼裏，一聽萬山好友，忙陪笑容，往裏讓進，敷衍了兩句，及至到了無人處

內，把信一看，不禁大驚，連說老漢該死，以前也在江湖上，跑過些年，竟會瞎眼，連平日最仰慕的幾位俠客，都認不出，說出去都丟人，還望三位，不要見怪，跟着，便忙命人，准備酒飯，姜飛連忙勸住，說剛剛吃飽，無須客氣，祇在這裏，歇一歇腳，打聽點事，久聞老漢，各路朋友，都有來往，開店多年，外人到此，必能看出一點來歷，我想打聽點事，能見告麼，柳六連聲應諾，一聽姜飛打聽兩少年，可曾來過。途中所見十幾個指斗笠的壯漢，是那一路賊黨，爲何這等打扮，忙笑答道，你先說這兩個人，看似少年，實則年已不小，非但來過，內中一位，便住在店裏，昨夜到此，好似等人，將近中午未來，因我看出這位，不是常人，對他恭敬，蒙他老先生，也看我得起，交我一張紙條，說有一男一女，也許隨後尋來，這兩人雖不同路，都是他的姊妹兄弟，如其相遇，可將紙條交他，說在附近有點事，至遲黃昏以前必回，請這兩人，在後院房中等候，千萬不可離開，以防相左，不料他剛走不多時，門前便有一人走過，正與內中一人，身材形貌相仿，我因受人之託，特意守在門前，以防錯過，忙照所說，冒喊了一聲洪相公，果然回身，問我喊他作什，我說有一陰相公，是否相識，留有紙條在此，他剛看完，便問人往何方走去，前途什麼地方，我剛分別說完，便將紙條揣起，說他此時，必須尋見此人，要往張莊趕去，怎麼勸說，也留不住，紙條又被帶走，心想，還有一位女客，想

把紙條討回，他說無須，祇說陰相公如同，令在店中等候，他也至遲黃昏以前，必要趕到，尚有事情商量。那位女客，是他妹子，雖然日內必到，大約今日這樣大雨，決不會來，說完便走，這時雨大，往來人多，這位身上，穿着一身舊雨衣，轉眼不見，先還當他，混入人叢之中，後來我們夥計朱義，由村口回來，說是曾見一人，冒雨急馳，手中拿有一把雨傘，那大風雨，動都不動，一算時光，就這轉身之間，人已出村，這等神速，從所未見，守到下午，那位先住店的陰相公，忽然趕回，還騎了一匹花馬，說那兩人，已全遇到，特意回店，取他先留的包裹，准備三人一路，還要去往別處尋人，此後有人來訪，祇一個腰間掛着一根鐵笛的中年人，可對他說實話，餘者不要多言，他說這位異人鐵笛子，我也曉得，這位老前輩，是苦人的福星，二十年前，便聽說起，近年才知他常時改換外號，與化名王老漢的金家父子相識，爲想拜見他老人家，去年還特意到華家嶺，萬山老弟酒舖中，守了好幾天，才得見到一面，得了許多指教，這三位男女英俠，是他好友，當然有大來歷，我便對他說了，陰相公聽我相識，越發高興，因不肯要他店錢，還給了夥計幾兩銀子，事也真巧，陰相公剛走，不過頓飯光景，天水那夥刀客的首領，二當家野馬張三，忽然帶了幾個人來，進門便把我喊在無人之處，說起張氏父子，爲富不仁，作惡多端，他弟兄本要尋他，不料這廝，竟在暗中約人，請了許多武

師打手，準備勾結官家，大舉搜山，將他弟兄，當亂民反叛，全數消滅，他素來性暴，不聽大當家的勸，選了三十多個，有本領的弟兄，趕來，打算乘着這幾天的秋集，窺探對方虛實，一面買通內綫，率性先下手為強。搶他一個精光，並將張氏父子，擄回山去，然後相繼行事，中途忽遇大雨，他們出外搶劫，都在遠處，照例裝成行商小販，各色人等，輕易不出，平日仍在山中，開墾山地，按時耕種，所劫的人，也是有錢的貪官惡紳之類，偶搶商客，也祇要他財物，不傷人命，不是吃虧得起的人，決不下手，偶然搶錯了人，祇要問出真情，到手之後，照樣發還，可是不看中則已，祇要被他們看中，將來踪去跡，強弱虛實，以及本身底子厚薄，訪查清楚，決不放過，不問對方，人有多少，防備多嚴，有力使力，力不敵使智，不到手決不甘休，所得一半周濟窮苦；一半留作自己弟兄，公平分配，再抽出一些積蓄，作為扶持新來弟兄之用，而被搶的人，差不多均經打聽仔細，深知對方陰私，甚而還把把柄，盜在手內，用以挾制，向不妄殺一人，又不輕出，藏伏深山之中，地勢奇險，樹林又多，誰也奈何他不得。因此不滿十年光陰，聲威遠震，一般土豪惡霸，聞名胆寒，都想他早晚是個大害，互相暗中勾結，到處約人，想要除他，結果都因山深路險，人少無用，人多也辦不了事，就能尋到當地，祇看到東一片，西一片，長滿莊稼的山田，休說人尋不到一個，因其隱藏巧妙，所居不

是山洞，便在地底，逃時，祇把出入洞口，堵塞封閉，急切間，連門戶都尋不到，即便發現入口，內裏黑暗已極，並有預先埋伏的猛獸毒蛇，誰也不敢走進，彷彿許多田地莊稼，天然生就，尋不到一所人家，他們對敵，第一是要保全實力，不傷自己一人，避實擊虛，專用奇兵去勝，一見敵人太多，全數隱起，却在暗中作怪，使去的人，心生恐怖，覺着四方八面，都是敵人，草木皆兵，就此退還，不去惹他，至多歸途吃點小虧，受點警告了事，如將他莊稼燒掉，再毀壞一點未收完的農具，不是吃他，跟踪追擊，打個落花流水，便是從此結下深仇，主謀的土豪惡霸，更是休想活命，官府自然束手無策，好在踪跡隱祕，天水境內，向不生事，也就聽之，幾次過去，隣縣的富翁土豪，祇管夜不安枕，提起咒罵，但都拿他無可如何，祇好耗費些造孽錢，多請一些保家武師，有的地方，並還設有聯莊會，因其形跡飄忽，出沒無常，誰也拿不准他們，何時光降，防備的人，越多越好，天水周圍，遠近州縣，大戶人家，全都養有不少武師打手，便由於此，我們這一縣，雖然比較富足，因附近山中，盛產藥材，和別的山貨，多是外來商幫藥客，全縣真正大富的豪紳，祇張莊兩三家最出名，靠近華家嶺山地田畝，方圓百里之內，有一多半，是這兩三家的財產，內以張家最多，要佔十之六七，雖是附近十多縣的第一家首富，因其地勢佔得好，所養武師打手甚多，父子都有功名，大當家豹尾鞭花

蟬，人最謹細，覺着自己力量不夠，決不輕舉妄動，雖早將他看中，還在等候時機，尙未發難，因此一向安靜，這次實是激將出來，他們弟兄，雖未在本縣出手，常時却要路過，因我比較明白知趣，向不隱瞞，便是地方上的窮人，也有好些，認得他們，有的并還得過好處，見面裝不認得他們又都那樣打扮，休說張家，那些飯桶武師，便是別的綠林中人，也未必能夠分辨，初進門時，見他那樣氣盛，還嚇了我一跳，後來問明經過，才知他因不聽大當家之勸，冒失趕來，沒想到下手晚了數日，早來也好，就這一夜，張家會和幾個有名大盜，勾結一起，非但不怕他搶，還要尋上門去作對，如非途中，遇到一位異人，趕到前面，將對頭打敗，憑他們的本領，去時稍露形跡，便吃了大虧，雖被別人勸住，祇作旁觀，看出利害，沒有冒失上前，事情並沒有完，同時，探出對方，除却三個最負盛名的老賊外，昔年名震江湖的三凶兩怪，也在其內，還有十來個賊黨，也都不是弱者，山中除他弟兄二人，本領最高，祇有限二十幾個，開始結義的弟兄，經過多年熬練出來的體力，和所學武藝，雖也不算庸手，別的都是遠近投來的窮苦農民，上起陣來，雖極勇猛，無一怕死，畢竟這些人，都是半途出家，來時業已年長，至少也是二十多歲，山中的人，雖以這兩個當家的爲首，實則，大家同甘共苦，躬耕自給，真正出外搶劫之時極少，耕作時多，聽說前年還有一位高人，暗中指教，近來山規越發嚴



整，好像這一兩年來，就沒聽說他們，出山鬧事，他的法子，雖極巧妙，真有本領，能夠對付強敵的，連新帶舊，人并不多，他們戰無不勝，全仗衆心如一，機警細密，人又勇敢，方始成功，遇到三凶兩怪，這樣強敵，各憑真實本領，對面動手，便是敗多勝少，他們又最愛惜同黨，不願傷亡一人，祇管恨到極點，明見賊黨，以多爲勝，向兩少年圍攻，激動義憤，一經異人警告，便全退了回來，那兩少年，不知是誰，方才這兩位客人，至少必有一個在內，聽二當家的口氣，業已怒極，決不爲了敵人太強，就此罷手，到我這裏，稍爲歇腿，商計了一陣，便即相繼走去，來時，他還祇有好些弟兄，窺探對方虛實，和地理形勢，祇等回到山中，和大當家商計停當，想好計策，便即帶人下手，我便告他，方才有一陰相公來此，騎着一匹花馬，可曾看見，在張家門前動手的兩少年，是否有他在內，他仔細問完年貌裝束，連說奇怪，原來動手兩人，事前便有一人與他們途中相識，未說姓名，好些事，均聽那人指教，本領甚高，年紀比陰相公輕得多，是個美貌少年，正騎着這匹花馬，但決不是陰相公，另外還有一位異人，從旁警告，不會動手，也不肯說名姓，本來素不相識，先未看重，後見那人身後，揣着一個包裹，竟和前遇少年一樣，也是那麼俊美，并還笑說，動手兩人，都是他的好友，本來他想上前相助，因在來路，遇到一個老怪物，和雙方都有一點情面，這場架，打不起來，

就要與賊一拚，也不會在今天，又因爲首諸賊，不會到齊，他向來不願做白費力氣的事，樂得先不出面，免得對方警覺，多了防備，反而不便，另有一起賊黨，和那老怪物，已快趕到，他們都是三凶兩怪約來，本想搶張家一票，會照他們規矩，登門拜訪，不知何故，會被主人留住，看神氣，業已勾結一起，還不會探出細底等語。二當家聞言，又見後來數賊，向內中一人發暗器，那人身都未動，相隔老遠，把手一抬，祇見兩線寸多長的銀光，和針一樣一閃，那賊的手，立受重傷，抬不起來，後才看出，用的是兩根繡花針，不是就在他的身旁，親眼看見他用三指發出，那麼細小的暗器，出手比電還快，誰也不會發現，這才心生敬佩，又將張家，昨夜與賊勾結之事告知，那人笑說，原來如此，我來遲了一步，所以還不知道，他們就快打完，我們最好先走，莫被對頭，相了面去，說完，人便走開，跟着，果有一手持拐杖的駝背瘦賊，同了一夥賊黨，先後趕到，將雙方喊住，和兩少年，說了幾句，便各走開，他們立處，雖比別的土人，要近得多，離戰場也有七八丈，語聲太低，彷彿有重陽登高的話，別的都不曉得，本還想和兩少年，見上一面，那騎花馬的一個，業由身旁走過，暗使眼色，并怪他們，不應在旁觀戰，催其快走，二當家見他，面有怒容，不敢當着敵人跟踪，祇得另走一路，退到無人之處，忙朝他們去路急追，一面命人，四路追趕，意欲再見一面，與之結交，請其指

教，那知到處搜尋，登高四望，明明祇此兩條路，無論走得有多快，共總不大一會，雖未一路，彼此同一方向，并還分人追趕，并無一人見到這兩少年的影子，先說那位更不必提，後來那起賊黨，和先動手的一夥，退將回來，走的是條小路，中途都是窮苦土人的村落，張三料他們，應往新集趕來，中途據尾隨的弟兄回報，那夥賊黨，業已中途改道，翻山而去，前途已無人烟，山崖那面，除却繞往華家嶺外，別無道路，最奇是，那老怪物，先幫羣賊說話，走到路上，不知何故，與羣賊爭論了兩句，忽然一怒而去，不是有人勸住，幾乎動手，獨個兒往新集這面跑來，其行如飛，去的人恐再跟過去，被賊黨看破，又見老怪物，老遠朝他揮手，也似有些警覺，不敢再追，忙趕回來，這前後三位異人，始終竟無一人，看見他的影子，祇得留下十餘人，在這條路上，往來查看，就便探敵，沒想到還有一人，將他那匹比人還靈的花馬騎去，遇時看出此馬，外人不能近身，性猛心靈，力大無窮，料定這前後四人，必是一路，急於回山送信，又因先遇騎馬少年，曾令其急速回山，他尋到同伴，也許抽空前往之言，聽口氣，好似山裏的事，他全知道，越想越怪，急於回山，又在途中，往來尋人，耽擱了些時才到，必疑這幾位異人，業已趕往天水，匆匆走去，他們的人，剛相繼走完，二當家才離店門，三位便到，想不到一二日內，遇見好幾位，聞名多平的英俠，這位老弟，年紀雖輕，既和二

位一路，他的師長，想也是位有名人物了，旺子忙道，我名旺子，你老人家，前去義父酒店，彼時我還不會和他，住在一起，沒有遇上，所以都不相識，柳六聞言驚喜，方說，我早聽說，老弟要拜在鐵笛子門下，果然如願，真太好了，萬芳已朝姜發笑道，照此說來，非但沈大哥大嫂，業已尋來，和賊黨動手的就是沈大哥夫婦，連我哥哥，也會同時到達，最可喜是，我這位嫂嫂，比沈大嫂，還要任性，老是獨往獨來，不願和我哥哥一路，這還不說，他由前年起，便奉師命，往雲貴一帶有事，預計至少今冬，才得辦完，哥哥兩次找他，同在一齊，沒有幾天，便被趕回，還說大家年已半百，應該多做點事業再像少年時那樣，形影不離，豈不叫人笑話，自家也不好意思，哥哥更比沈大哥，還要聽話，心雖不願離開，但不敢強，又說他不過，祇好生着悶氣回來，看見沈大哥和我們，老是夫妻一路，常發牢騷，說他是個孤鬼，一個人在外遊蕩，已快兩年，許多惡賊凶人，均遭了晦氣，我們均料嫂嫂，不會就回，就回，也不會到這裏來，想不到他兩夫妻，會在此相遇，聽柳老漢所說，分明我哥哥，先來住店，今朝沈大哥尋來，想是途中，得到信息，以爲我哥哥，已往張家窺探，又防沈大嫂來此，跟踪趕去，不料沈大嫂，也在此時趕到，并在途中，遇見天水這夥刀客，不知怎會曉得山中虛實，也許近年刀客們所遇，指教他們的那位異人，便是我們好友，都不一定，因知張家賊黨利害，將其

勸住，那匹小花雲豹，自從前數年，被賊黨暗算，受傷之後，沈大嫂永不許其出場，對敵以前，必要將他遣開，我哥哥還未趕到，他夫妻已先會面，與賊動手，我嫂嫂必是故弄玄虛，未和哥哥見面，哥哥到得最後，途中遇見沈大嫂，才問出我嫂嫂的去處，借了他的花雲豹，趕回店房，拿了衣包追去，連和賊黨動手的事，都是後來得知，這兩姊妹，本極貌美，看去比我還年輕，他們一向胆大，不輕肯改男裝的人，竟會不約而同，改了裝束，不是敵人利害，耳目太多，便是別有深意，他們明知大師兄，必往華家嶺，如何相隔這近，連山口都未走入，必有原因，如今沈大哥夫婦，不知何往，我哥哥又慢了一步，不曾追上，到底往何處去尋他們呢，姜飛方答，可笑方才崖上，所遇五人，從後跟踪，差一點沒有發生誤會，照他們所說口氣，共總兩條路，這裏沒有見人，莫要都去天水了吧，柳六插口方說，不會，就往天水，至多也祇未動手的那一位女俠，一人前去，忽聽門外，有人咳嗽，忙即追出，一會回轉，笑道，三位途中所遇五個弟兄，追趕你們，并非惡意，先奉他首領之命，假裝土人，沿途窺探，就便留心先那四位英雄蹤跡，無意之中，遇到一位異人，說你們兩位，與那四位是一路，此去張莊，如與相遇請其速回玉泉崖，未等回問，人便走去，形態甚是滑稽，正想起好笑，三位便縱上崖來，因所說年貌不符，又是兩個男子祇說這兩入，必往張家門前窺探，一見便要將話送到，

如不見人，可分一人，去往華家嶺山口內窺探，再如不見，可託開酒店的王老漢帶話，卽速回轉，閒話少說，以防被人洩漏，那人說時，還取出他們本山最重要的令牌爲證，料是首領好友，當然照辦，沒想到還未走出多遠，便遇見姜萬二位，又多了一個小孩，心中驚疑，正跟在後面商計，對方腳底，忽然加快同時想起方才所遇那人曾說，這兩人身後，各有一個小圓包袱，內藏兵器，甚是沈重，比較易認，免得他們，搖身一變，變上一付怪相，看不出來，而這三人的貌相，又都醜怪，方始有點醒悟，連喊兩聲，人已走遠，追趕不上，也拿不准是否，正在爲難，忽有同伴趕去，說這三人，已住新集一面走去，跟着，又遇方才那個，頭帶氈帽，手持芭蕉扇的矮胖，怪他五人誤事，說狗強盜們，已同趕往華家嶺，玉泉崖想住崖頂山洞之中，羣賊來意，是向張家，強討票要，勒索重金，中了老賊蘇五，以毒攻毒之計，事出無心，可是他說這兩人，帶着一個小孩，一個小孩，今夜也要住在那裏，祇有一人落單，遇上賊黨，便是凶多吉少，命他五人，速報信，如有失閃，回山必受重罰等語，嚇得這五個弟兄，急慌慌沿途打聽跑來，問出三位，人在這裏，不敢冒失入見，叫店夥把我請去，託我轉告，并問見他不見，三人聞言，想起王萬山此時，正往玉泉崖，送飲食用具，掃崖洞，方才又聽野馬張三，途中得報，說先和沈氏夫妻動手的羣賊，翻山往華家嶺走去，放着山口的路不走，故意繞遠，必有陰謀鬼計，不禁着起急來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（三集完）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6 2990B

鐵 笛 子  
第 三 集

一九五〇年八月出版

全書一冊 基本定價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出 版 者 匯 文 書 店

發 行 者 匯 文 書 店

地址(11)山東中路二〇二弄三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

